秋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著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秋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著
巴　金　譯



平明出版社刊行

一九五四年

新譯文叢刊　　【文學・藝術】

秋天裏的春天　　定價 ¥ 4,300

著　者　〔匈〕尤利・巴基
譯　者　巴　金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一九三二年十月開明初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開明十六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版（16501—20500）
國光印書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譯者序

如果叫我用這題材寫一部小說，我一定不會像巴基那樣寫。然而我讀着巴基的小說的時候，我的眼睛竟幾次被淚水潤溼了。這是感動的眼淚，這正如那個老賣藝人巴達查爾師所說，是灌溉心靈的春天的微雨。

巴達查爾師這樣的人恐怕是有的，生爲優伶之子而且日與賣藝人爲伍的巴基很有機會見着這種人。然而我們萬不要相信巴達查爾師的神秘的定命論，這在巴基的小說裏沒有別的作用，只是一個裝飾，用來掩飾，或者取消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牠不帶一點反抗性，而成了一個溫和地悒鬱的故事。在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巴基，他只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但是他卻寫得很美麗，很能夠感動人。就是在這個溫和地悒鬱的故事裏，我也感到了一種反抗的心情。我讀着：「不管我怎樣爲着牠奮鬬，到後來總是別一個

入（穿得很闊氣的小姑娘）把我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擲一個腫臉的壞玩偶來滿足我。」我的身體在燃燒了。小太陽兒，你上了你爺爺（巴達查衛師）的當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得兩個拾得的孩子的遇合成為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並不是生活。

在生活裏是充滿着春天的。秋天裏的春天，冬天裏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學生亞當說：「像這個秋天裏的春天這麽美麗的春天永不會來了。」這是個大錯誤。反而是教員巴南約席說了更正確的話：「春天會來的，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

許多，許多更美麗的，……我這樣相信着。

四年前一個春天裏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給一個人寫了一封信，如今在那個人用了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斷了以後，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裏。

是在冬天，我讀着下面的話：

「是在春天。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我每次經過了充滿殺氣的冬季而來到明

媚的春天，我的心裏又有了希望，對於未來的信仰更加堅固，我覺得經過一次與惡魔搏戰後，我又復活了。我有創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給了我一切。

「盧森堡的枯樹發了新芽，賽納河的潮水重新泛濫，蟄伏的昆蟲又起來活動。死的，睡的，靜的，一切都新生了，醒起了，活動了。我的生涯曾是如此絕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氣給了我。使我仍抱着堅忍的決心與環境搏戰，使我不屈服於敵人之前。……

「春風，我感謝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憶；春天，我感謝你，在你的懷抱中我覺得生命是無處不在，……」

讀了這樣的話，我在冬天裏又看見春天了。我並沒有欺騙了自己，甚至就在這時候，就在寒風割着我的兩耳，手凍殭得幾乎不能執筆的時候，我還相信着四年前在一個溫暖明媚的春天裏寫下來的話語。那一個美麗的春天並沒有滅亡，牠至今還存在我的心裏，因為正如桃色的雲裏面的土撥鼠所說：「春天是不會滅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會滅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裏，巴達查爾師會把小太陽兒給學生帶

回來，於是兩個拾得的孩子又會遇在一塊兒了。

我們用不着像學生那樣地呼喚：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

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因為春的愛是不會飛去的。

最後再說幾句介紹巴基的話。

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Julio Baghy)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字，在各國銷行很廣。他是一個優伶之子，自己也是一個優伶，曾經飾過沙士比亞的名劇中的主角如韓姆列特之類。他因參加歐戰而作俄軍的俘虜，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際，將他的苦痛的情懷寫入詩歌，成了悒鬱悲愴的調

子。他的犧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亞生活之記錄。以冰天雪地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犧牲的精神，以及詩人的敏感的熱情與有力的描寫，無疑地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象，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語文壇上的冠冕之作的稱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悒鬱風，但裏面卻依然閃耀着希望。他頗似杜思退益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訴於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從裏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在悲慘齷齪的外觀下面還藏着一個純潔的靈魂。自然這情形是那般少爺小姐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的時候，許多高等貴族甚至驚訝地問道：「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居然知道愛嗎？」那麼他們就不要來讀巴基的小說罷。

秋天裏的春天（Printempo en la aŭtuno）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說被譯成中文的有鍾憲民譯的犧牲者（長篇）和祇是一個人（中篇，）索非譯的遺產（短

篇。）

我的翻譯以直譯爲主，有時候也把那些譯出來便成了累贅的形容詞刪去一兩個；我不喜歡按字死譯，所以把 Animo 一字有時譯作「心靈」，有時譯作「靈魂」；So-pirfloro 一字就只譯作「鮮花」。諸如此類的例子很有幾個，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別在這裏聲明一句。

一九三一年的最後一日，譯者。

著者序

秋天。綠的涼亭枯黃了。霜蝕了的樹葉從枝上落下來。但是太陽依舊透過窗戶溫暖地微笑着。牠在向着桌上失了香味的華美的花兒謊說春天。只向着花兒麽？不！向着每個人。也向着你，也向着我。陽光偷偷地進了心中，在下霜的秋天裏拿了春天的回憶來溫暖那些心兒。

秋天。在我的棕色頭髮中間已經現了幾根銀絲。秋天（煩憂的生活）奪去了我面頰的玫瑰色。霜蝕了的幻夢，我的靈魂的幻夢落了。……然而在我的心裏依舊溫暖地照耀着太陽：那愛情。牠給了我的那一對愛人一個春天的幻境。只給了他們兩個嗎？不！也給你，也給我。愛的溫暖愛撫着疲倦的靈魂，給了牠們一些被陽光鍍上金色的春天的幻夢。

春天在秋天裏微笑了；眼睛更燦爛地發亮了。直率的樂觀主義撫慰着心兒。老年人

看見了自己的童心，便寬恕着青春的輕浮行爲；青年人帶着虔誠的了解望着白髮的前輩。是的，是的！這一切都體現在這一段關於溫和地悒鬱的遇合的故事裏了，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遇見過春天，都被春天吻印了不能忘記的囘憶在心坎上。

這個故事就是我的編織幻夢的心兒的含淚的微笑。請熱愛地接受牠罷，因爲我把牠熱愛地獻給你們。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序於布達佩斯。

秋天裏的春天

一 帳篷裏

「老爺，請巴達查爾師已經在那裏恭候你了。」那個臉上塗得奇奇怪怪的丑角說着，便帶着謙恭的笑容揭起了帳篷的簾帷。

學生不覺暗笑着那個丑角的錯誤，只要稍微留心一點，也可以從他挾在腋下的一束書本上猜出來他離「老爺」這個稱呼還遠得很。他的髭子剛剛纔長出一點兒。巴達查爾師就已經在恭候他了？他聽到這種諂諛的招呼，很想笑出聲來，可以使那丑角明白他走進這個破舊的帳篷，並不是因爲就相信那個人的話，卻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好玩的心思。他很想笑，再不然至少也要說幾句莊重的話，然而結果他卻默默不作聲。在

這揭起的簾帷裏面現着一片黑暗。不管他怎樣鎮靜自己，他還是覺得心在戰慄，好像有一隻大手壓在他的胸上似的。他躊躇着。

「請罷！老爺，壯起膽子！過一會兒你的眼睛就會在這陰暗裏習慣了。並且巴達查爾師的燭芯也是夠亮的。那麼就請進去罷。」

學生鎮靜着自己，擡起了頭，裝出隨便的樣子走進那半張開口的黑暗裏去。接着門口的花花綠綠的破簾帷便落下來了。他的平日習於陽光的眼睛不能夠馬上就分辨出陰暗裏的東西，要過了一會牠們纔看見一線微弱的光從那一片漆黑中透出來，照見帳篷壁上的神祕的字跡，奇怪的圖畫。他不敢再往前面走，他怕會撞着什麼東西，他很想出聲咒罵，可是心的戰抖壓制了他的聲音，束縛了他的意志。

「小友，過來罷，儘管大膽些！再走三步你就可以握着我的手了。」

這個溫和的聲音使學生的心平靜了。他不覺微笑起來。他有點好笑自己剛纔的這種一時的怯懦。突然間他覺得一隻暖熱的大手把他的手握住了。這是一隻男人的手，塗

得白白的，有着長長的指甲。他卻看不見人像，也看不見面孔。這位不識者的黑衣服和那漆黑的背景混在一起，顯不出一點輪廓來。過了一刻，他的眼睛漸漸熟習於這陰暗的環境了，於是他好像看見俯着的無定形的影子在他的前面跳舞。只有那一隻塗得白白的溫暖的手給他表示出來，和他在一起的原來是一個活人。

那聲音又溫和地響起來。

「請在這里坐下！請放心地坐下！……就這樣罷！現在請看我的眼睛！」

學生覺得他的眼光是固定在兩個燐樣地發光的圓點上面。他不曾看見面孔。只有一對發亮的眼睛從黑布面具中間露出來，引住了他的注意。那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又壓在他的胸膛上面。他這時已經後悔着自己不該那樣地好奇了。他很想叫起來：「不要惡作劇了，因為我實在完全不相信你！」雖然他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但是不知怎樣他終於沒有說出這些話。他的確不是膽小的人，他的學校裏的同學都知道他是很勇敢的。然而現在他畢竟戰抖起來了。呵，胡說！只有巧妙的惡作劇纔會影響神經。

又過了好一會，巴達查爾師的聲音問道：

「你要什麼？」

那個丑角站在帳篷外面熱心地招引主顧，說了些誇大的話以後，如今在這裏面又有人發出這樣簡單而奇怪的問句，於是學生馬上恢復了平靜的態度，譏諷地回答道：

「你爲什麼要問呢？你的那個拉主顧的人說過巴達查爾師已經在恭候我了。那麼要是他在恭候我，難道他還不知道爲什麼嗎？」

沒有回答，寧靜了片刻。學生又覺得那一對吸引的眼睛和他的眼光連接在一處了。他失悔先前的大意，因爲現在這寧靜使他的心上很是不安。他想說話，然而又不能夠，好像他的舌頭已經麻痹了。突然他的聽覺變得銳敏起來。他聽出了一些聲音，這聲音是他先前不曾聽見的。離他很近的地方叫喚着微弱的獸的聲音。他掉轉眼光到那裏去看。不錯，果然在那裏！那是巴達查爾師的豚鼠。牠們圍着那放占星圖的箱子低聲叫喚。他的眼光現在已經沒有拘束了，他淸淸楚楚地看出來這貧寒的帳篷裏的陳設。一張桌子，幾把

椅子，幾個粗劣的凳子。一個角落裏地上放着兩個草墊子。一個墊子上面堆着一堆棕色東西，好像是個人形。然而他想，這大概只是一堆破衣爛布拋擲在一起，偶爾做成了人形的罷。

巴達查爾師的聲音把他的眼光從那奇形怪狀的破布堆上引開了。

「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應該知道你要什麽。我還應該從你的眼光裏讀出這個來。……你現在正站在生活的門限上。你很想知道的，不是過去，卻是你的將來。你是很強壯的，準備去奮鬬。你所期望於生活的很多，很多。你是不錯的。青春的唯一權利就是——期望於生活的很多。……那麽，你要知道你的將來，是不是？」

這個賣藝的人的聲音偷偷地進了學生的心。這聲音是溫和的，平靜的，音樂似的。他想不到算命先生會有這種聲音。他本來以爲這個人會像吹喇叭那樣地對他說着種種無意識的胡話，他開心夠了時就走回家去，把這花了當二十銅子的錢的趣事高聲大笑地說給別人聽。老實說，他對於巴達查爾師已經失望了。然而他還想花了這二十個銅子

總要換得一點東西，這東西一直到他死都會有用。這樣一想，他就覺得自己的心戰抖起來了。他爲着那將來恐怖。也許這個算命先生會說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來。不，他不願意知道將來。爲什麼呢？他是不能夠改變運命的。那麼就讓這個人說起他的現在和過去罷，只不要說到他的將來！而且若要說起過去的事，他當然很容易判斷算命先生的本領。

「就請談談我的過去罷，關於目前的事也可以說幾句。至於將來，這時候我倒不關心牠。……也許以後等到——」

「等到你信服了我的本領的時候。你是不是想說這句話嗎？好罷。請聽我說！……現在我們兩個人就一塊兒從這帳篷裏走出來，再回到你的生活的路上去罷。把你的兩隻手給我……牢牢地看着我的眼睛。……就這樣！……你馬上就要和我遊歷過許多年代。……究竟多少呢？……是的，我知道的。我們要走回到你的搖籃旁邊須得走十八年……你現在不要想明天的數學題目……不要去焦心那老荷馬的詩。……就這樣……安靜地……我們馬上動身了。……你懂得嗎？你和我一塊兒走，我們只在重大的事情前面站

住。……」

那隻看不見的手壓在學生的胸上。他漸漸覺得自己的意志遲鈍了。巴達查爾師單調地敍說着，他於是看見了那個人所敍述的一切。

「我們是站在小河的岸上，松林旁邊。離開我的帳篷很近。我們現在就要穿過這松林。……爲什麽你害怕穿過這松林呢？因爲月亮罷。……現在卻不是在夜晚，只有我的帳篷裏纔是一片黑暗。……我知道，回憶使你難過。是舊的回憶罷？……嬰孩時代的回憶。好罷，我們也會走到那里的。只要依着次序……一步一步地走，不要亂。……我們先走到那屋子。是的，走到那所大的黃屋子……走到杜德兒婆婆的面前。她的衰老的身子在窗前俯着。她在編結東西，或者補衣服，時而擡頭去望窗外的路。她在等你。她愛你……雖然她並不是你的親戚，她只是杜德兒婆婆。你的母親在什麽地方呢？……是的，我知道的。以後我們會回到她那里去。……現在你只管把數學題丟開罷，那是不要緊的！……你看見你的牀上牆壁上面有什麽東西？……現在且不要去看那張用圖畫釘釘着的照片罷！老實

說，姬沙是個漂亮的姑娘，可是她騙了你。你不要傷心！你的確只想她，並不愛她了。你多少有點喜歡她。阿麗思・費多西是個更漂亮的姑娘，她能夠笑起來像小鴿兒那樣，媚人地，逗人愛地……在去年五月的遠足會裏，巴南約席先生當着她的面前略微責備了你，你不必害羞！巴南約席先生的確不知趣；然而……是的，我知道，……你受他的好處不少。你來到這城裏的時候，就靠着巴南約席先生的保護……是的，我知道，你並不惱恨他。他照顧你，就好像照顧自己的兒子。那麼你的父親在什麼地方呢？呵……呵，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了！可怕的回憶……不幸的孩子……你就因爲這個緣故纔害怕穿過樹林，當月明影動的時候……雖然那樹林和這樹林不同。那樹林廣闊地伸展出去，到了遠方，到了外國……我們再向前面跑罷，跑到那第一個回憶去。我握住你的手……不，這還不是你的第一個回憶。你的房屋立在火焰裏，外國兵排隊走過樹林，那時候你已經有五歲了。你從那地窖的小窗裏看見了一些沈重的，不成樣子的靴子。你的母親呻吟着。地窖的深處吞食了你的哭聲……難道你就沒有了更早的回憶嗎？你在五歲時就已經染了迷信的

習慣了，那迷信的恐懼折磨着你……現在我們纔來到你的第一個回憶了。……你的小手埋葬了死了的小雞，很小的柔毛的小雞。那時候你有四歲……第二天你就發覺你的妹妹的搖籃空了。你的父母也在埋葬。就因爲這個，你纔是這樣地迷信嗎？……難道你跳進了墳墓裏，跳到棺材上去了嗎？不要這樣地迷信！……你要明白那種行爲是弱者的養料。自然人家常常向你說過，你會跟隨你的妹妹到墳墓裏去。他們錯了。你看，現在你還活着，又強壯，又聰明，又肯努力。……現在你且把數學拋開罷！……你的父親在附近的城裏作工。母親在家裏烘麵包，常常哭。……外國兵來了，他們把錢放在草墊子下面。牧師也把錢交給你的父親。……有一次在黑漆漆的夜裏忽然大炮聲響起來了，你便和母親躲在地窖裏。是的，窗前有許多靴子，軍人的靴子。他們打破了房屋門，進來拉着你的母親，把她活活地拖出了地窖。你聽着她的哀叫和呻吟，你駭着了，你駭得藏在桶後面。你在那里戰抖了許久。月光從窗戶射進來。外面一切都靜寂了。……你餓得叫喊起來。你爬到梯上去。你的手被黏性的溼東西染紅了。……你爬到了地窖門，你看見牧師睡在門口。他睡得很

熟所以他甚至不覺得你爬到了他的身上。在房裏躺着那個先前住在你父母那里的外國兵，動也不動一動。你很驚奇，那一把切麵包的大刀從他的胸上露出來。……你去找你的母親。她不在屋裏。你跑出去，走到路上，走着又走着。月光照耀着。在路旁一株樹上有一個長長的身體在枝上弔着。好奇心使你走到那里去。那個不動地弔着的長身體就是你的父親。他向着你伸出了舌頭，你以爲他是在和你開玩笑。你也向着他伸出舌頭，過後你就向他討麵包。你忍耐地堅執地向他說了許久討麵包的話，然而你的父親只是向你伸舌頭。……過後兵來了。他突然捉住你的手向你說話。你不懂他的意思，只看見這個兵在流眼淚。……他把你帶到有許多兵士的地方。他們說的話你一句也不懂。他們把你放在車子上，坐在箱子和袋子中間。你蹲在那里嚼餅乾，又跟着那些伴守車子的長鬍子，野蠻樣子，常常乾嚷的兵士們玩。他們送給你許多玩具：銅鈕子，用過的彈藥筒，空的小白鐵箱。那些生了硬繭皮的手撫摩着你的鬈髮，那些沒有剃過的臉擦得你的面頰發紅。……有一次一個穿得漂亮的軍人來了，叫喚了許久，指着你，又在叫喚。你的小小的心戰抖起來

了，因那些兵都憐憫地望着你，眼裏含了淚珠。……當那位穿得華麗的先生去了時，人們就把你帶進火車裏，火車跑了很久很久，日來夜去，夜來日去，這樣經過了幾次。你只記起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因爲他把你藏在他的大衣下面取暖。……火車裏充滿着令人嘔吐的臭氣，那些傷兵呻吟着。……有一次很多穿白衣服的太太們和先生們來了。人們把傷兵放在擔架上擡走了。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把你帶進了大的白屋子去，那里也是和火車中一樣，臭氣觸鼻。很多的人進來，使得傷兵們和你都很奇怪。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拿錢給一個婦人，她就帶你出去了，給你洗澡，給你買新衣服，安置你睡覺。你每天跟着她到大屋裏去看那個兵，他躺在那里，可是他的手臂已經不再包紮了，因爲他已經沒有須得包紮的手臂了。他只有一隻手臂來撫摩你，只有那一隻手臂，就是在火車裏用來把大衣蓋在你的身上的那一隻。那隻手不斷地撫摩着，他向你說許多話，說得很多，雖然你不懂他的意思，你卻感到了他的好心。……有一天你看見那個兵換上了便衣，而你也不再跟着婦人回城裏去了。你和他，你們兩個人旅行到遠方去。在那里人們也說着你不懂的

語言。在車站上有一個又漂亮又闊氣的太太在等候着那個兵。她看見只有一隻手臂伸出來擁抱她，頓時就暈倒在地上。於是起了一陣騷亂……美麗的房屋和寬大的花園。許多房間，還有許多幅圖畫。在某一間房子裏面有一個奏音樂的長匣子。……那個獨臂的人已經不穿軍服了。他每天走到那屋子裏去，坐在寫字桌前面前放着書和紙。整天有許多陌生的人在他那里進進出出。有女僕來照料你。過後你就有了很多同年紀的小夥伴，他們教會了你那種語言。……是的，你完全忘掉了本國話，你很快地就習慣於這種新環境了。只有那個漂亮的太太，獨臂人的妻子，你卻不能夠愛她。她遇着丈夫不在家時就常常打你，折磨你。他在家的時候呢？甚至就在那時候，她也不肯饒過你。你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有一次在中飯的時候那個獨臂人和你接吻，被她看見了，她就把你推到桌子下面去，她做得那樣殘酷，你痛得呻吟起來。……常常有許多客人來拜訪的時候，人家就吩咐把你關在孩子的睡房裏。你在那里翻看圖畫書，這些圖畫書是另一個小孩的，他比你早生，他的牀如今給你占據了，他的小襯衫小皮鞋如今都給你穿着了。又過了一些時候，你就

開始知道一點關於這個未謀面的小孩的事情，在那個獨臂人的圖書室裏寫字桌上面放着一個裝在框子裏面的照片。一個五六歲光景的小孩微笑地望着你。那個老女僕滿足了你的好奇心，她把這孩子的事情對你說了。他是獨臂人的前妻的愛兒。他得了時疫死的，因爲後母並不好好地看待他。那時候他的父親正在戰壕裏用指爪挖地，並不知道家裏的情形。……過後大的悲劇就發生了。你病了。你不能夠常常到學校裏去了。獨臂人每夜守在你的牀邊，泣着，哭着，雖然他不是你的父親，他卻愛你像愛自己的兒子。他的妻子很少來看你。很多時候就只有那個老女僕坐在你的旁邊。她以前就是這樣地服侍過那個孩子的。太太每天不是在家裏接待客人，就是出去拜訪她的女朋友。那個獨臂人整天要在公事房裏辦事……你快要病到臨危了。獨臂人又因了職務的緣故到鄰村去了。只有那個老女僕一個人守在你的牀前。太太是回到自己的房裏休息了。在夜裏一輛馬車停在屋子面前。那個獨臂人擔心你的病，星夜趕了回來。他接連做了許多噩夢，着實躭心得很。他的回來是意想不到的，幾分鐘以後就發生了悲劇。他把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

一起打出去了。……又過了幾年。你得了獨臂人的姓，同時也得了他的憐愛。他照應你，送你進學校讀書，他那樣愛護你，連一點兒風寒也不使你受到。然而他常常想起趕出去的妻子，悲哀折磨着那個不幸的男人的心。等你升到中學時候他已經給毀了。悲哀毀了他的靈魂，酒精毀了他的健康。……有一天一位教師把你引回家。那個獨臂的男子躺在牀上，臉色和黃蠟沒有兩樣。他用自己的手打開了死的門。……官廳的人來了又去了。屋子換了主人，然而究竟剩下一點錢，某一天教師巴南約席先生到你的家把你和那個老女僕杜德兒婆婆帶到這個城裏來。他拿那剩下的錢給你買了一所黃屋子，你現在就和杜德兒婆婆住在那裏面。巴南約席先生是你的正式的監護人。他是那個獨臂人的前妻的哥哥。他教授數學，他很愛你。……你還要我說下去嗎？」

學生把身子搖動着，好像從可怕的噩夢中醒過來一般。其實他並沒有睡覺，他聽見，甚至於看見巴達查爾師所說的一切，他覺得他的手被人握着，然而……他用眼光去找尋那一對吸引的眼睛。那一對眼睛疲倦地霎動着，手也漸漸地鬆了。

「我應該接着說下去呢，還是另外來說你的將來？」

「不，不要說那個！」他低聲回答着，他的聲音在顫動。

「自然，這就是迷信的恐懼。在你四歲的時候牠就生根在你的靈魂裏了。可憐的孩子！說到你的將來，我知道些什麼呢？便是牠，我也可以知道；我可以從你的思想裏讀出牠，從你的幻夢和渴望裏組成牠，而且可以用幾句忠告把牠調和起來。規規矩矩地說來，我原應該警告你提防着某一些有危險的壞人同時還向你再要二十個銅子，因爲關於將來的說話還要值一個當二十銅子的錢。那麼我們說定了。你不要知道將來。」

「不！……不過我還是要再給二十個銅子。」

「謝謝你，我感激地收下了。」

學生從袋裏摸出錢包，把裏面所有的錢都傾倒在桌子上。在那些鎳幣中間還有兩個銀圓。他把牠們留在那里，站起來，但是還不十分情願走。他很願意和這個爲了二十個銅子就出賣了他的學問的神祕的苦人多談一些時候。這是一個何等奇怪的，聲音溫和

的賣藝人走了一步他又回轉身子。

「你常常都只有這樣少的主顧，是不是？」

「平常的日子裏主顧很少。有時候連一個人也沒有。可是在星期日和節日我卻有事情做。那些鄉下人到我這里來。他們想來看笑劇，好好地開心一番。」

學生不覺想起來他也是爲了這個目的來這里的，然而他並不曾開心過。那笑劇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老老實實是在閒談。在這些談話中間連一點照例的打趣也沒有。

「對於那些人你也是像這樣地使他們開心嗎？」

「不。對於那些人我就用紙牌來算命，把一些玄妙的圖畫放在他們面前，叫他們看水晶球。我給他們詳夢，說些他們最高興聽的話。總之要使大衆都滿意。」

「我也是來尋開心的。那個丑角在外面說有笑劇看。爲什麼你不也做笑劇給我看呢？」

巴達查爾師略略停了片刻，就深深地俯下他的身子。

「就照你的意思做罷。你眞正很慷慨地和我談了半個鐘頭，這在我已經是夠榮幸的了。」

在這聲音裏抖着哀訴的調子。學生突然感覺到這個。那個賣藝人疲倦了。他的年紀一定不小了。憐憫捉住了學生的心，他怪自己不該提起開心的事。他竭力糾正剛纔的這種粗心。

「不！我的意思實在不是這樣。你的確夠疲倦了。」

「多謝你。……今天我的確不大願意多叫喊。明天本地的大市集就要開始，一共兩天……你明白的，是不是？」

「是的，我明白，好罷；後天我會帶着全班同學來。那些孩子會是你的知恩的主顧。」

「多謝你的維持。後天那個丑角會特別高興，大大地開玩笑。那些年靑的先生們會大大地開心。」

學生便向着那進出的洞口走去。那個草墊子上面的棕色人形的破布堆忽然活動

起來。兩隻大大睜開的眼睛在學生身上轉動着。學生回轉身子。那一對眼睛畏怯地藏匿在破布中間去了。

「巴達查爾師，如果你不怪我的提議冒昧，那麼就請你今天差那個丑角到小河邊的黃屋子去。杜德兒婆婆很願意送晚餐給你。」

巴達查爾師並不馬上回答，好像他在盤算這好心的提議。

「關於年青的先生們來參觀的事，我先前已經謝過你了。」

學生懂得這巧妙的拒絕。他覺得有點掃興。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巴達查爾師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便伸出手告別。

「後天會！」

洞口的簾帷落下了。丑角突然叫起來，好像在睡夢中被人搖醒了一般。

「老爺，我們希望很快地再有榮幸來接待你。」

學生大步穿過了市場。他已經走過窄巷子向着松林那邊走去了。那時巴達查爾師

便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來，數學生留在桌上的錢。

「兩個銀圓，七十三個銅子，再加上二十個銅子，就是兩個銀圓九十三個銅子，上午有五個當二十銅子就是一個銀圓，下午先前有兩次——」

突然一個媚人的銀鈴似的聲音打破了這單調的自語。

「爺爺，他是誰？」

巴達查爾師停止了數錢，把眼睛去看那個從棕色破布堆裏爬出來的女郎。

「夏娃，我不知道。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他自己的姓名……三個銀圓，九十三個銅子，又有兩次五十個銅子，一共是四個銀圓九十三個銅子。此外七張占星圖，那是——」

「後天他會來嗎，是不是？」

「是的，他答應了的。——那是七乘十六，那麼——」

「爲什麼你不讓弗利多林去呢？」

「因爲我們不是乞丐，我們只是窮苦的賣藝人。……今天的收入是五個銀圓九十

五個銅子。」㊀

巴達查爾師站起來，從麥稈袋子下面搬出小鐵箱，把錢放在裏面，於是高聲對站在外面的丑角說：「弗利多林，今天我們不再找主顧了。」

弗利多林急急把門口的大麻布拖了下來。巴達查爾師把他的頭上的黑布面具取掉。他的雪白的頭髮在那憂鬱地搖晃着的燭光裏發亮。

「爺爺，告訴我，他是個中學生，是嗎？」

「是的，他是個中學生，……已經是大的中學生。……弗利多林，倒些水在面盆裏，夏娃，你也預備好。你在溫暖的帳篷裏坐了一整天。」

女郎站起來，梳理她的頭髮，整頓她的衣服，她老是想着學生的最後的幾句話。大的黃屋子……在松林旁邊……她曾經在那里散步過幾次，但是她從來沒有注意到那一所大的黃屋子。

㊀應該是六個銀圓零五個銅子，巴達查爾師算錯了。——譯者

弗利多林提了水來。這女郎的好奇心又發了。

「爺爺，告訴我，那樣的中學生是一種了不起的人物嗎？……他是一種很驕傲的東西嗎？」

「是的，那種大的中學生還是很驕傲的東西，……哈，好新鮮的水！……夏娃，只有那種中學生纔是很驕傲的東西，因為等到將來他做了自立的成人，那時候他就不能夠再做別種——喂，好新鮮！肥皂在哪里？」

「爺爺，告訴我，他想知道將來，是不是？」

「不，他想知道過去。……呵，這樣不好！回顧到過去並不是好事。誰拿過去來做養料，他就已經死了。」

「那麼，爺爺，這個中學生……他也是已經死了的嗎？」

在女郎的聲音裏有一種恐懼，一種悲哀在哭泣地顫動着。巴達查爾師並不曾覺察出來。肥皂沫刺痛着他的眼睛。他淡淡地回答道：

「他還沒有死。……也許他現在纔出世。可憐的孩子，我憐憫他的過去，他的心，因爲他一定有一顆心……他一定有心。」

女郎暗暗地念着下面的話，她機械地念了許久：

「他一定有一顆心，……他一定有心……心……心。」

二　樹林中

黎明微笑地爬進了黃屋子的窗戶。日光搔癢着學生的眼皮，拿溫暖的愛撫來喚醒睡夢中的人。他覺得好像是他所渴慕的姑娘的嘴唇在接吻他的眼睛。他沒有看那姑娘的面孔。她會是誰呢？他試試猜猜看。是那不忠實的姬沙·柯莫西嗎？還是那笑得很甜蜜的阿麗思·費多西呢？

小鳥在窗前尖聲叫着。學生的眼睛睜開了。他的眼光落在桌子上翻開的書本上面。

是的，那數學！他還不曾把今天的功課預備完全，而那個巴南約席先生每次總要問到他。時而是物理，時而是數學。多麼討厭！多麼可恨的纏人的東西！他的心裏裝滿了少女的微笑，他想現在應該坐起來把那種種的術語拚命塡塞進頭腦裏面去。他想他還是拿那些「餘弦」來折磨自己的腦筋呢，或者在那些「對數」裏面去亂走亂闖？不！今天他不想這樣做！也許留到明天去做能。今天他很願意研究文學。這和他現在的心情相合。

他翻身從牀上爬起來，很快地穿上了衣服，一口喝完了小壺裏的咖啡，把卷麵包放在衣袋裏，把書本挾在腋下便走出去了，到那自由的，充滿了陽光的自然裏去——溫習數學。

秋天的早晨非常美麗。垂死的樹葉一簇一簇地染成了千百種顏色。同時一些翡翠色的斑點鮮明地映在那裏面：那是松針。急流的小河沿途淙淙地響着。牠伴奏了這早晨的羣鳥音樂會。

學生慢慢地走着，他的眼光定在攤開在手裏的書本上，他望着書上的一行一行的

數目字。他的眼睛只管望着那些長得無限的數目字，可是鳥的歌唱與河水的澌叫，卻偷偷跑進了他的心裏。小河的笑聲和阿麗思的笑聲差不多。小鳥的鳴囀又很像姬沙的音樂的聲音。樹林裏的臭養氣的氣味使他記起了去年五月裏的遠足會。呵，秋天的樹林是多麼美麗呵！如果他是一個詩人，他就要寫首歌來詠牠。他會用一些推敲的字句來描寫這壯觀的樹葉的黃落。難道還有比秋天更美麗的嗎？只有秋天是充滿了溫柔地悒鬱的，苦痛的悲哀。

當這個黃落的時節到臨時，樹葉又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樹木會覺得新春的到來嗎？……喂，巴南約席先生今天一定要叫他去回答問題。……這個巴南約席先生知道一點關於春天和秋天的事情嗎？牛頓在一顆落下來的蘋果上面只看見萬有引力的定律，然而萬有引力的定律並不重要，只有從小小的香花變到蘋果這個進化過程纔是重要的，這是成熟，這是生活。呵，這個生活是多麼美麗！不錯，對於他這個生活是美麗的，因為藍空在對着他微笑，他以為在藍空後面那就是天了。對於巴南約席先生卻不是這樣，他以

為生活是十分淡泊恬靜的。他把天空的藍色只看作空氣的顏色，他以為在天空後面那是無限的空間。他只是揣想，卻不能夠證明，但是他卻肯定他的話是真實的。既然至今還沒有活人穿透過空氣層，那麼為什麼人家能夠這樣堅決地肯定呢？……，喂，居然會有這樣的一種人，他並不覺得生活的美麗。巴達查爾師一定以為藍空是悲慘的，所以他就躲在他的漆黑的帳篷裏看那一點垂死的燈光。巴達查爾師，那個可憐的老賣藝人。……他今天要對同學們談那個人。他們會全體到他那里去看他的巧妙的戲法。巴達查爾師的生活是當二十銅子的錢。當二十銅子的錢愈多，他的生活便愈美麗。

「我的生活是陽光，微笑和……和數學，見鬼，討厭的東西！」他說着便把書本往地上一擲，在柔軟的草地上面坐下來，兩隻眼睛直望着藍空。過後他又喃喃地自語道：「我本應該用功，可是我不能夠。我不知道什麼東西纏住了我。現在我只想唱歌，或者哭，然而說到用功……我單單不想用功！」

在他的身後突然起了樹枝響動的聲音。他擡起頭。難道有人在那里走路嗎？並沒有

一個人。好像是一隻小鳥從稀疏的樹葉叢裏飛走了，再不然便是一支枯枝從樹上落下來。他吹起口笛，但又忽然止住了。那個丑角的奇怪的面具闖進他的頭腦裏來。「老爺，請進來！巴達查爾師已經在恭候你了。」……他突然笑出聲來。那個人當然會等候他。他答應過後天去看那個人。那個老賣藝人有着多麼溫和的聲音，他說話多麼好聽。爲了二十個銅子，他就會把人們的心思說出來。他也能夠說出他（學生）現在的心情嗎？還能夠說出阿麗思和姬沙的心思嗎？去偷聽這個：那倒是開心的事情。誰會知道呢？也許並不是這般開心的……那個丑角的塗着白粉的面孔又在對着他做歪臉了。

「倒楣的心情！」他高與地大聲叫起來。「我願意看見阿麗思・費多西的面孔，卻總是見着那個丑角的紅紅的大鼻子。今天他們的運氣一定不壞。今天是兩天市集的第一天。巴達查爾師今天會給那般鄉下人高聲預言他們的將來。去看看他，倒也不錯。不，不！沒有意思！還是溫習數學罷！」

他便拾起書本翻開來；他看着那些線，那些數目，把牠們一一抄在練習簿上，……有

一次他忽然驚訝起來，看見自己在書頁空白角上繪了那個戴着尖帽子的丑角的滑稽像。他不覺微笑了。過後便繼續着用功。

漸漸地那樹林的秋氣偸偸控制了他，使他的心靈起了感興。他只把數學題做了一半，就停住了，卻接着在練習簿上把他這時候的感覺用詩句寫了出來。他並不去管什麼「對數，」卻只去留心韻律。他推敲了許久。他寫成了兩節詩，在後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卻又忍不住微笑起來，然後又把他的名字塗掉了。

他把這首詩讀了兩遍，用憐愛的眼光撫愛着牠，好像父親對待自己的愛兒。這首詩是他的心靈的產物。

「我們來聽聽牠的聲調。」

他便抑揚頓挫地高聲讀起來：

清晨，林中靜寂無聲……

秋氣低誦着葬歌，
蕩漾在全自然裏。
重重壓在心弦上，
苦悶之歌喘息，
且在我們的周圍飛翔。
風聲帶着哭訴：
寒冬在前面等候，
夏天竟離我們長逝！
新綠枯萎了，留下病態的紅，
鳥兒不再快樂地歌唱了，
千萬顆淚珠在草上顫動。

林呵，在秋的鐮刀下面
你竟然相信會有新生，
把死只當做一場夢景？
你可知道陽光的愛撫，
那奇蹟的春的接吻，
牠的溫暖將使你再生？
失望之音顫動了，
秋的恐怖折磨着我的靈魂：
嚴霜的氣息觸到了我的心。
秋呵，你是死。夏纔是生。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
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他突然感到了不滿意。他從練習簿裏把那一頁撕下來，揉成一團往遠處擲去。

「這算得什麼詩！沒有韻律，沒有意思。千百個人都會寫出千百首比這更美麗的詩來！……現在還是溫習數學罷！……呵，我忘記了，剛做了一半的數學題還在那上面呢！」

他便跳起來要去拾那個紙團。但是他還沒有走一步，就因了驚訝而站住了。在灌木後面忽然伸出了一隻白白的小手去拿那個紙團，不過卻挨不到牠。於是一個垂着濃密的鬈髮的少女的頭跟着出現了。學生到底鎮靜了自己，便出聲問：

「喂，誰呀？」

那個女郎畏怯地擡起了頭。兩隻黑眼睛向着學生霎動，顯出難爲情的樣子。

「你要什麼？……你是來偵探我的嗎？」他厲聲問。

「對不起，中學生先生。……眞正冒犯了你嗎？」

那個女郎的聲音驅散了他心裏的驚恐。他甚至後悔不該板起面孔厲聲對她說話。

她還是這麼年青，臉上帶着這麼多的孩子氣……她的臉色變得多麼白……她顯出呆相，好像受了驚嚇一般……她半俯着身子爬着伸手去拾那個擲在地上的紙團。她也許是一個很小的吉普色女子。然而他還沒有看見過金髮的吉普色女子，不過……不過她究竟是一個這樣的金髮的吉普色女子，再沒有別的。

「站起來！」

「是的，中學生先生。」

她順從了。她並不是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小。她也不是吉普色女子。她穿着細紗衣服，顯得不是貧家姑娘。她是可愛的，當她因了害羞低頭整理她的衣服，她的健康的玫瑰色回到了她的乳白色的面頰時，她的確可愛。只有她的櫻桃紅的嘴唇卻卷曲起來現出要哭的樣子。

學生開始微笑了。同時女郎的臉上也出現了那兩個笑渦。他們兩個探索似地互相望了許久。他的眼光欣賞着她的害羞為難的樣子。她低了頭站在他的面前，好像受了驚

嚇的罪人等着來受處罰。但是學生的微笑卻使她高興。學生並沒有話說。奇怪的思想溫暖了他的心：他看見了秋天裏的春天。如果他是畫家，他一定要畫出一幅油畫。他呆呆望着這活的春天，甚至忘卻了他自己也是這幅畫中的一個人。

女郎忍不下去這長久的沈默了，她很有意思地看着，望着灌木說道：

「中學生先生，請允許我穿上我的鞋子……那里，就在灌木下面……這里荊刺太多，……刺得脚很痛……是的，中學生先生。」

學生突然大笑起來。

「呵，難道林間仙女還有鞋子嗎？哈哈哈！好罷，就請你回到你的樹葉濃密的更衣室去罷，可愛的林間仙女。哈哈哈！」

她的臉上起了紅暈，她就連忙藏在灌木後面去了。學生起先很想跑去偷看，但是後來他卻抑制了這個慾望。女郎的銀鈴似的聲音又在向着他響了。

「中學生先生，你氣惱我嗎？」

「不。」

「請問你爲什麽要拋掉牠？」

「什麽？」

「你寫的東西……那首美麗的，十分美麗的……」

「呵，完全不美麗，很壞。」

「然而牠是在對着我的心說話。牠響起來就像音樂……『秋呵，你是死。夏纔是生。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她的背誦鼓舞起他的虛榮心。現在他也在那裏面找到了韻律，音樂。女郎走上前來，又用她的銀鈴似的聲音說：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眞正美麗得好像一篇禱告。」

「呵，不是禱告，不過是文人的胡謅罷了！」

女郎大膽地擡起頭。

「我要把牠拾起來保存着，我以爲牠是美麗的。」

學生聳了聳肩假意表示冷淡的樣子，然而在他的深心裏他卻感激她的恭維。

「就在這里，請你拾起罷……就在你的脚邊。……我不管牠。……然而你且等一下，把這紙團還給我！我把今天的數學題做了一半寫在牠上面。……我馬上把牠抄下來，」

他拾起了地上的紙團，坐下來把數目字一個一個地抄在練習簿上面。她夢幻地望着他的動快地動着的手。突然她的腦裏發生了痛苦的思想。

「如果你是把牠獻給了別人，我就不必要了。」

「你說，獻給誰呢？」他微笑了。眞的，他本可以把牠拿給阿麗思看。她很愛讀詩。正因爲這個緣故，最好還是不必給她看。他實在比不上那些流行的名詩人。他一定會失敗的。

「不，我並沒有獻給誰。我是爲我自己寫的。」他想：最好還是不要向這個熱心的小姑娘說謊！「然而你爲什麼要問呢？」

「每個中學生先生都有心上人的。」

「我卻沒有。」他說着自己明白這不是眞話，不過又覺得在現在說謊卻是俠士的義務了。

「你看不起女子嗎？」

「不，但是……但是……」

「中學生先生，你爲什麽不說下去呢？」

「因爲沒有一個女子愛我，」現在實實在在又說眞話了。姬沙·柯莫西騙了他，又和他的最好的朋友保羅·巴可要好。他們倆手牽手親親密密地在小河邊散步，被他撞見了。至於阿麗思·費多西，她從來沒有對他說過一句愛情的話。她不過常常對他甜蜜地微笑罷了。也許是在甜蜜地笑他。他想到這里不由得感到一陣苦味絞着他的心。他覺得自己太孤單了。

女郎聽見他的回答不覺驚訝起來。她實在從來沒有看見過比他更漂亮的中學生。

果然會沒有女子愛他嗎？她忍不住起了疑心。她微笑地舉起手把食指彎下來。她的爺爺如果不相信她所說的事情時，他就這樣地和她開玩笑。

「如果你多少說了謊，你就要這樣彎曲的罷？」

「就這樣，就這樣！」他熱心地回答道，而且他甚至願意發誓來證實他的話。

她的臉上的笑容更開展了。她想到這個學生還沒有被誰的愛占去了時，她不覺紅了臉。突然她羞愧起來。她太大膽地拿他開了玩笑。爺爺說過這種大的中學生是十分驕傲的東西。不錯，爺爺的話是對的。市集就要開始了，她應該去幫忙，因為今天他們有很多的事情做。

「中學生先生，再會罷，」她無精打彩地說。

「不要就走！……留下罷！……我們坐在草地上談談。……我請你留下！」

他的聲音使她很高興，她情願不再去想她的爺爺。並且市場離這里並不很遠。在這里坐五分鐘並不算久。等到弗利多林搖着大鈴的時候，她可以跑回去。鈴聲一定會傳到

這里來的。她把學生望了許久。他的眼睛挽留她比話語更有效力。現在她不得不留下了。

學生在地上躺下去，讓了一個座位給她，就在他的身邊。女郎矜持地略略帶羞地坐在地上。他們對望了半晌，並不說一句話。最後還是她打破了沈寂。

「在秋天，樹林很美麗，是不是？」

他的眼光休息在她的優美的身軀上面，他不由得讚美她的美麗，春天似的活潑新鮮。

「是的，美麗……很美麗。」

「像夢一般地美麗，是不是？」她繼續說。

「像夢一般地美麗……」他低聲念道，他覺得他的靈魂消失在她的夜一般黑的眼睛的深處去了。

她好像本能地猜到了這一對發亮的眼睛的讚美，不覺害羞地紅了臉。

「中學生先生，你不看樹林，卻只顧望着我。」

學生突然掉開了眼光。

「對不起……我眞的望了你……你生氣嗎？」

「因爲你望了我，我就生氣嗎？哈哈哈！天呀，看人並不是禁止的事情……我也望了你，中學生先生。」

謹愼在學生的心裏戰抖起來。這是初戀的純潔的謹愼。他很想伸出手去握着她的手，然而他不敢。也許這個林間仙女只是幻想的圖畫，只要他把手一挨近她，她就會馬上消去的。他只是望着那天鵞絨一般的小手，卻在心裏暗吻着那玫瑰色的指尖。

「天呀，你的手生得這樣小！」這句讚美的話嘆息似地從他的嘴裏吐出來。

「你說小？」她望着她的手說。她不懂得他的話的意思是恭維還是責備。還沒有人向她說過這樣的話。她想替自己解釋：「小嗎？也許是的，不過牠們卻有氣力而且可以勞動，信我的話，這是眞的，中學生先生！」

「牠們還會打人嗎？」他快活地微笑說。

「牠們還沒有打過人，牠們只是愛撫過人。」

「那麼愛撫過誰呢？如果你允許我這樣問的話？」他厲聲問道。她驚訝地望着他。她想：中學生先生爲什麼生氣呢？

「呵，爺爺和弗利多林……那個親愛的，好弗利多林。」

「這弗利多林是誰？」

「弗利多林？呵，弗利多林就是弗利多林，那個丑角。」

學生的眼睛大大地睜開了。那個丑角！原來人家叫他做弗利多林。他至今還不知道。那個爺爺又是誰呢？一定是巴達查爾師。那麼這個女郎也就是在市集的帳篷裏，而且要和他們一塊兒游蕩了。他昨天並沒有看見她在他們裏面。然而現在他好像明白了……是的，不錯！她在那里，那個草墊子上面的人形似的棕色破布堆就是她。

「你住在巴達查爾師的帳篷裏，是不是？你是他的孫女嗎？」

「我住在那里，可是我並不是他的孫女。我和他沒有一點親戚關係。然而我叫他做

爺爺，因爲在我有記憶的時候，我就叫他做爺爺。」

「你的父母呢？……他們都死了嗎？」

「我實在不知道。……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弗利多林還是大馬戲班的丑角的時候，他在一輛馬戲班車子的踏脚上拾起了我。沒有人肯收留我，他把我養住。如今……這個親愛的，好弗利多林就是我的父親，然而我只叫他做弗利多林……只叫弗利多林。我這樣叫慣了。」

學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過去。他略帶驚訝地問道：

「那麼你也……你也是拾得的孩子嗎？……有趣……」

「難道你也是的？」

「我也是的。……奇怪的是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在一塊兒，互相訊問……他們遇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

女郎卻不說話了。她在思想。她在思索那拾得的孩子們的不同的運命。現在在這里，

一個做了先生，而另一個卻窮得差不多常常要靠討飯過活。

「住在那個帳篷裏很不好，是不是？」憐憫使得學生的聲音變柔軟了，他的手開始換到了她的手，來虔敬地，愛憐地撫摩牠。

「爲什麼會不好呢？爺爺和弗利多林很愛我，叫我做小太陽兒，做種種的可笑樣子逗我笑。尤其是弗利多林。爺爺是個奇怪的人。弗利多林說他以前並不是趕市的賣藝人。爺爺以前是一個有錢人，受過很好的教育，他以前還會治病，也許現在還可以，你……」她的手緊緊貼着他的手。「你覺得住在那所大黃屋子裏面不好嗎？」

「誰告訴你我住在那里？」

「我看見過你從那里出來，」她因爲說了謊，所以有點紅臉。她昨天就知道這個了，而且她想着那所大黃屋子，想了一個整夜。然而現在她卻覺得要說出眞話未免有點不適當。「你覺得不好嗎？是不是不好嗎？」

「不。爲什麼不好呢？杜德兒婆婆很愛我，人家說那所屋子是我的財產，然而現在牠

的正式管理人卻是巴南約席先生。」

「是的。」

「是的……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我覺得這是非常痛心的事，我很想哭一場，大哭一場。」

她望着他的淚眼，她的心也忽然疼痛了。她不能夠明白爲什麽這樣的相遇會使得人哭，然而他的悲痛的面容把她感動了。

市場上在巴達查爾師的帳篷前面鈴聲尖銳地響了。女郎一跳站了起來。

「我應該去了。弗利多林已經開始在表演了。今天有市集，我是要坐在票櫃旁邊收錢的。」

「不，不要就去！」

「我應該去了，中學生先生……再會！」她往下面跑去，跑到了路中纔轉過身子對學生說：

「多謝你的美麗的詩。我要學習牠。」

學生默默地望着女郎的急急去了的背影，搖着手和她作別。他在想如果她走到路角不回轉身子，他就不能夠再看見她了。他相信着這個差不多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很想用眼光使她站住。……她馬上就要走到路角了。如果她眞的不回轉身子來回看他又怎樣呢？如果她不回轉身子來回看他，那麼明天他就不到巴達查爾師的帳篷那里去了。但是過後他又覺得這個念頭是可羞的……現在她已經走到路角了。呵，如果她不回轉身子來回看他呢！

女郎果然轉過身子，揮手和他告別。他的面容上現出了溫和地微笑的平靜。他的幻想給他繪出了一些可愛的，幼稚而直率的情景。他幻夢般地想着牠們。過後他纔記起他忘了問她的名字。他很想給她起一個名字，然而在他所想到的許多女郎的名字裏面，他連一個適當的也找不出來。老實說，他自己也不會把他的名字告訴她。爲什麼要告訴呢？拾得的孩子有拾得的名字。便是沒有名字，他們也會互相了解的。

教堂的鐘聲響了，報告着時刻。這鐘聲使他記起學校。學校又使他記起數學和數理教員巴南約席先生。他差不多失望地叫起來。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現在我就應該學習數學，走進學校去，而且要向巴南約席先生說幾句謊話。……如果我向他說我在這個秋天的早晨見着了春天，牠不讓我用功，那是沒有用的。在巴南約席先生看來，春天不過是普通的季節。那個鼻子上架着深的近視眼鏡的數理教員還會以爲春天是別的什麼嗎？呵，然而我應該看那個數學題。這是我的義務。中學生先生應該用功，賣藝人的小姑娘應該坐在票櫃旁邊收錢。……哈，呀！這就是生活」

他很不願意地走回去，書依舊攤開在手裏，但是春天，在秋天裏出現的春天卻不肯讓他安靜。他想如果站在賣藝人的帳篷前面望着那個林間小仙女賣門票和占星圖，那是多麼快活呵。突然思想在他的腦裏盤旋起來，他開始拔步跑着，差不多要跌進了黃屋子的大門。他進了院子裏便激動地大聲喚着杜德兒婆婆。

那個白髮的老女傭驚惶地開了廚房門走出來。

「什麼事？我的小靈魂兒，你怎樣了？」

「杜德兒婆婆，我們還有許多錢嗎？」

「不多了。我們還有一些留着這個月裏用，教員先生要到下個月初一纔再發伙食錢給我們。」

「杜德兒婆婆，親愛的，倘使你不給我滿捧當二十個銅子的錢，我的心馬上就要炸裂了！……親愛的婆婆，給我滿捧的當二十銅子的錢罷，便是禁食一個星期，我也情願。」

老女傭現出為難的樣子望着那個漲紅了臉的學生。她不懂得他。要拿這麼多當二十銅子的錢來做什麼用。為什麼只要當二十銅子的錢呢？也許這個孩子想去賭錢罷。不，不！他並不會賭博。

「呵，我的小靈魂兒，我在什麼地方去拿來這麼多當二十銅子的錢呢？在這屋子裏你連一半多也找不出來。」

「親愛的好婆婆，」他哀求道，他撒嬌地抱着那個老女傭。「那麼給我鈔票罷。猶太人那里有很多的當二十銅子的錢。我拿到他那里去掉換。你會給我，是不是？……我會得着，是不是？親愛的好婆婆。」

「但是你拿來做什麼用呢？我的小靈魂兒。」

「不要問，不要問，不要問因爲我馬上就要哭了！如果這個屋子是當二十銅子的錢修成的，天呀，我一定要把牠毀掉。……婆婆……」

「呵，呵，不要這樣激動罷！」杜德兒婆婆不禁嘻笑起來。她想與其拿全個屋子來冒險，還不如給他一張五圓的鈔票罷。想着她自己也覺得好笑。她走進房裏在枕頭下面摸出那個褪了色的舊錢包，在裏面取出一張鈔票。學生一眼看見鈔票，歡喜得摟着這老太婆跳舞起來。她不住地叫喚着，但是他們兩個的心都很快樂。

「親愛的好杜德兒婆婆，多謝你，眞是多謝你了！上帝保佑你罷！」

過了一會，他已經在大門外了，他又急急跑囘去對老女傭說：

「杜德兒婆婆，這個月裏我不要零用錢了……然而你不要對巴南約席先生說他不能夠懂得每個當二十銅子的錢都有靈魂。他以爲那只是一個鎳幣。」

等到杜德兒婆婆差不多驚惶地在想着當二十銅子的錢會有靈魂的時候，那個學生已經在屋角猶太商人的店裏掉換了滿捧當二十銅子的錢了。眞的，杜德兒婆婆雖然活了這麽大的年紀，可是她至今還不知道當二十銅子的錢會有靈魂。老實說，如今什麽事都顚倒了。年青人會比老年人知道得更多。然而要知道當二十銅子的錢會有靈魂，這究竟是一件好事。以後她應該把牠看得更貴重了。

學生到了市場時，鐘樓的鐘聲正敲着七點半。他停在離巴達查爾師的帳篷不近不遠的地方，看着在帳篷前面過往的遊客。那些村民、工人、頑童、學徒都站在那里伸了頸子看丑角表演，每逢丑角表演到合於他們的脾胃的可笑的情節，他們便哄然大笑起來。那個親愛的好弗利多林，他收養了那個拾得的女孩，他現在卻把自己的臉塗得白白的。他想用粉來掩飾他的心嗎？他的心是很美麗的，他叫那小姑娘做小太陽兒。

學生鑽進在人羣裏。他從那里望着帳篷的仙女。帳篷裏繼續着在表演，因爲那神祕的聲音和觀衆的驚奇的叫喊時時從帳篷裏傳出來。那個可憐的巴達查爾師現在改變了他的聲音，像變戲法的人那樣給觀衆開心。現在他就和學生在未看見他以前心中所想像的他那樣。

突然間學生記起了他到這里來的原因。他便轉身對一個最挨近他身邊的人說：

「這個巴達查爾師眞正是一個大學者。昨天我去過他那里。呵，眞有趣！你快去看他，你就會明白我說的是眞話。不要愛惜這可憐的當二十銅子的小錢！如果你沒有，我會給你，但是每個人都應該走進帳篷裏去。明天中學裏全體學生都要來看他，……不錯！眞的，……不要遲疑了。快把錢拿去走進帳篷罷！我替你付錢。」

等到鐘敲八下時，他的衣袋已經空了，但是他的熱烈的宣傳卻很有效力。觀衆成羣結隊的擁進巴達查爾師的帳篷裏，好像人家在那里散門票不要一文錢。老實說的確有很多人是不花錢就在那里尋開心的。那個小仙女與高彩烈地在那里賣着藍色門票。學

生看見她這樣子心裏非常快活，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數學題。八點半已經過去了，他纔突然覺得時候不早了。現在正是巴南約席先生上課的時候。他便跑步到學校去。

路上他經過阿麗思・費多西的屋子。窗戶開了一扇。從裏面送來鴿兒般的甜蜜的笑聲。他在那里站了片刻。這個阿麗思笑得多麼媚人！他又聽見一個男子的快樂的聲音在說話。他並不去推想那個男子在回答什麼問話。然而那人的話短時間大大傷了他的心。他聽到的是：「不錯，這些乳臭未乾的中學生就是那樣子，假若一個漂亮的姑娘客氣地對着微笑一下，他們馬上就以為……」他不再聽下去了，而且他也不想去聽。他覺得那些話是在嘲笑他。他又拔步走了。一路上他就在想這件事情，阿麗思現在對着別一個男人鴿兒般地微笑着，他為什麼不覺得痛苦呢？他又想到了那個賣藝人的小姑娘。他想如果生活肯寵愛她像寵愛這個尖鼻子的姑娘那樣，那麼她一定會笑得更甜蜜，更誠心。他以前還相信着阿麗思的笑是很誠實的，而且她只向着一個人笑，不會對着每個恭維的人都笑的。他決定在將來總要設法使她知道，她的小鴿兒一般的巧笑對於他不再是

貴重的了。

等他走到學校的廊下時，第一堂課剛剛完畢，他在課堂門口遇着巴南約席先生。他恭恭敬敬地給他行了禮，然而他的心要跳到喉嚨口來了。他拿什麼話來騙他？他以前簡直沒有想到這上面來。

巴南約席先生的一對灰色眼睛從那厚的鏡片下面透出來定在學生的臉上。那探索的眼光——他帶着嚴父的樣子望着他。

「喂，朋友，你在什麼地方游蕩去了？」

學生的臉上紅到了額角，他很想說幾句謊話，可是一時卻找不出一句中聽的話來。他幾次想說什麼話，又嚇住了。

「教員先生，我遲到了。」

「朋友，這個我知道，」巴南約席先生的乾燥的聲音諷刺地響着，「但是你爲什麼要遲到呢？問題就在這里。」

「因了……因了春天的緣故，教員先生」他大膽地吐出了上面的話。

巴南約席先生把前額皺得緊緊的。他每逢着萬分驚奇的時候，就用這樣子來表示。

「朋友，現在是秋天了……十月十日……在十月裏就是秋天！」

「唉，教員先生，關於這個你知道什麼呢？」學生的思想竟然忍不住高聲吐了出來。

「你說什麼？難道我不知道這個嗎？朋友，你瘋了！……而且你也不能夠拿春天來做託辭。今天下午你來見我，那時候你還得向我說說，這個奇怪的春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個春天卻在秋天裏使你逃了數學的功課。你懂得嗎？」

「是，教員先生。」

「數學題做好了嗎？……唔？」

「不，……沒有……我做不出……」

「哼，這樣好！……我要給你一個春天，秋天裏的春天！誰聽見過這樣的胡話？在十月十日這一天他沒有預備好功課，卻拿春天來做託辭。……我以為你病了，是不是？」

「不是，教員先生。」

「好……好……今天下午我再來考察這件事情。」

巴南約席先生便向着教員室走去。他的鬍子下面藏着暗笑。他已經開始懂得學生的託辭，而且在他的深心裏也承認牠，然而他不能夠表示出來。如果承認春天是逃課和不做練習的託辭，那麼兒童教育的原理會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而且這個孩子對於數學是不行的。不錯，這孩子是他的教授文學和歷史的同事柯潘尼的得意學生。凡是柯潘尼的得意學生，對於數學就不行，雖然支配着生活的是數學，不是文學。然而誰也不能夠對這個頑皮孩子生氣，因為他說起話來十足像一個詩人。小小的狂信者。斯拉夫人的羅漫諦克性質的表現。

巴南約席先生在教員室門前站住了，他轉身向那個學生叫道：

「喂。朋友，如果明天你把數學題做好在物理課堂上補交來，那麼今天下午你就不必再來見我了！」

「是，教員先生。」

學生的眼睛裏突然射出了喜悅的光。巴南約席先生看見這樣便裝出嚴厲的面容對他說：

「以後不許再說，這種蠢話，說什麼十月裏是春天，這種託辭是不能夠承認的。懂得嗎？春天從來沒有做過什麼託辭的，便是在我的學生時代也沒有過。唔！……你時時刻刻都應該想着，這是你在這個學校裏的最後一年了，不久你就要在中學畢業了。……好，現在你可以去了。」

巴南約席先生急急走進了教員室。他想這個小俄國人的眼睛閃得多麽頑皮可愛，他很想去抱他一抱。然而不行。現在還不行，只有在這個孩子成人以後。他忍不住把剛纔的事情向他的同事柯潘尼說幾句：

「親愛的同事，你想像看，我所保證的那個孩子逃了我的課，卻拿春天來做託辭，」

巴南約席先生說着好心地笑起來，如果他的學生們這時候看見了他，一定不認識他的。

「那個小傢伙說現在是春天。哈哈哈！」

同事們都微笑起來，只有校長那個冷酷無情的鰥夫，憤怒地搖頭說：

「然而對教員說這種話，究竟是沒有禮貌。」

巴南約席先生的臉上現出激動的表情。

「親愛的校長先生，難道說謊反而好嗎？老實說，在他看來便是在十二月裏也是春天，我們不能夠給他把春天拿走。他有權利這樣做。我們可以對他說：『朋友，你瘋了，因爲現在是秋天，十月十日，』但是我們就不能夠再做別的什麼事了。……實際上，親愛的校長先生，在我們看來現在是十月十日，而且我想對於你，你還是在搖籃裏的時候，就已經是十月十日了。……唔！」

同事們看見校長驚惶失措暗暗地開心。

「然而親愛的同事，你可以對他說，春天並不是可以承認的託辭。」

巴南約席先生又忍不住大笑起來。

「我就是這樣對他說的。因為我們的兒童教育原理是這樣主張。年青人可以用各種各樣的託辭：假造的父母的證明書，或者尋常的謊話都可以，只有春天不行，因為牠是最有理由可以承認的眞話……親愛的同事們，十月十日就是十月十日。我們已經忘記了有一次在聖誕節還開放了五月的玫瑰。」

靜寂開始占領了這間教員室，這靜寂給每個教員打開了回憶的門。這一天學生們很奇怪，教員們在講課的時候，常常領悟似地對他們微笑，沒有一個人得着壞的分數。他們並不知道在這一天，春天偷偷地走進了秋天裏來，用牠的溫暖愛撫了那些嚴肅的教員們的心。

三　小夜曲㈠

夜色伸展在市場上。一線微光從巴達查爾師的帳篷的縫隙裏透出來，照在這無人

跡的昏暗的地方。這是搖搖地燃着的燭芯的戰抖的光。學生在那里偷看着這燭光整整過了一個鐘頭。在這燭光的溫暖中，他的心燃燒起來，他等待着，等待着。

在帳篷裏桌子旁邊坐着巴達查爾師和丑角弗利多林。這兩個賣藝人沒有戴面具，沒有戴假髮，沒有擦粉，就像是一幅冬天的圖畫。頭上披着白髮，眼裏是疲倦的光，臉上是生活耕下了的皺紋。

「巴達查爾，今天我們的生意倒不錯。」

「我們的生意倒不錯。」

「特別是在早晨。」

「是的，弗利多林。上午我們的主顧極多。下午就沒有那麼多了。」

女郎躺在草墊子上面，眼睛望着帳篷頂。她的眼裏閃耀着淚光。

弗利多林收拾桌子，把晚飯的杯盤移開了。巴達查爾師便去料理夜間的睡處。女郎

㊀夜間到情人窗下去奏的歌曲。——譯者

無意間發出了呻吟聲。

「夏娃，你生病嗎？」巴達查爾師帶着細心愛護的樣子轉身望着女郎問道。

「爺爺，我並沒有生病……我在思想。」

「弗利多林，你聽見嗎？我們的小太陽兒在思想。」

弗利多林做了一個大喫驚的歪臉。——這樣子非常滑稽，所以巴達查爾師也不禁微笑了。

「弗利多林，如果從此以後你就不戴面具去應付觀衆，那豈不是更好嗎？……夏娃，你在想什麼呢？」

「想什麼？爺爺。……我怎麼可以向你解說呢？」

巴達查爾師高聲笑了。

「那麼讓我來猜罷！……唔。我們的小太陽兒在想我們昨天在衣舖的陳列窗櫥裏看見的那一件暖熱的大衣。眞的，那是好東西……價錢也不錯，但是用不着去想牠。我答

應你，你要買給你穿。」

「爺爺，你錯了。我並不是在想那個。」

「然而便是在想那個也不是壞事，因爲冬天不久就會到了。那時候就需要着暖熱了，弗利多林——，你說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時候就需要暖熱的。夏娃，你已經有了新鞋子和冬帽，只是沒有大衣。你明天就會得着那件大衣。巴達查爾——，是這樣嗎？」

「你呢？你要什麼呢？每個秋天裏你總是把你自己的事情忘掉了。」

「那麼你說我們應該有什麼呢？我們穿上那些破舊的衣服就夠了。對於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兒，隨便拿什麼東西來禦寒，那是不要緊的。」

女郎開始哭着。那兩個老年人驚惶地俯着身子看她。

「我們的小太陽兒——，你怎樣了？……你一定是病了。」

「你們是這樣好，這樣好，而我……我是壞人，不知道感恩的！」

弗利多林的躭心消散了。他發出寬心的嘲笑聲。巴達查爾師的臉色卻變得莊嚴起來，把女郎的眼睛看了許久。她急急閉上雙眼。

「夏娃，把你的手伸給我！」巴達查爾師很溫和地說着，便拿起她的手，她卻連忙把手掙脫藏在枕頭下面。「夏娃，你怎樣了？」

「沒有什麼，爺爺，沒有什麼。我只不願意讓你猜出我在想些什麼……我不把手伸給你，我不看你的眼睛，不然你就會猜出來的……」

弗利多林的臉上顯出煩惱的樣子。巴達查爾師理順着女郎的頭髮，使她安靜，過後又去整理自己的睡處。女郎眼睜睜地數着幔篷頂上的補片。她突然站起來抓起巴達查爾師的手，吻牠又把老弗利多林拉到自己身邊，撒嬌地撫摩着他那被白粉腐蝕了的皺臉。

「爺爺，不要生氣！……弗利多林，不要生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樣了……我只想哭，很想哭……饒恕我罷，請你們不要生氣！」

「夏娃，我並不生氣。我知道你有着什麼事情。我並不生氣。」巴達查爾師的聲音裏顫抖着深深的感動。「我一點也不驚奇。你是春天。我們是秋天。這根蓬折磨着你的靈魂，你是個可憐的，被折磨着的，被囚禁了的小太陽兒……弗利多林，夏娃需要着開心，需要着交際。她現在不是小孩子了。」

弗利多林帶着痛苦的感覺抗議道：

「她還只有十六歲呢。」

「弗利多林，你說得不對。她已經十六歲了。只有你的溺愛纔把她永遠當作小孩子。夏娃已經長成了。她覺得我們的照顧有些拘束她了。」

巴達查爾師的話好像在撕裂女郎的心。她大聲哭起來。

「爺爺，不要這樣說我愛你們兩個愛到了極點，我願意永遠和你們住在一起。我願意做個好人柔順地服從你們。不要說你們的愛會拘束着我。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你們，從來沒有……你們想，有什麼人能夠像你們這樣地愛我呢？」

弗利多林差不多絕望地不斷吻着她的兩隻小手。

「當然你不會離開我們。誰說過你應該離開我們呢？你要和我們住在一起，永遠住在一起。你是我們的小太陽兒。」

巴達查爾師在女郎的身邊坐下來，眼睛望着前面。弗利多林心裏懷着苦痛的預感把那個哀泣的女郎緊緊抱着。桌子上的燭芯忽然爆起來，於是就熄了。

學生還站在外面。痛苦開始絞着他的心。他白白地等待着。其實那個女郎並不曾親口和他約定，不過她的眼睛微笑地答應罷了。當他今天下午來看巴達查爾師，告訴說明天第七班和第八班的同學要來玩的時候，他走到票櫃旁邊便塞了一張紙片在她的手裏；等到他走出去時她對於他的訊問的眼光明明肯定地點頭回答着。也許是人家不許她出來，或者別人見着了那張字條。這思想打擊着他的心。她會因此挨打嗎？那些賣藝人常常是鹵莽的。他在書本上、報紙上或者電影上看見過這樣的事情……不！好像不會！她說過那兩個老頭兒叫她做小太陽兒，而且住在那帳篷裏並不壞。……住在黃屋子裏也

並不壞，然而他情願像一個無家的人那樣自由自在地四處游蕩，時時刻刻牽着那個女郎的手。

他充滿着希望等了許久，然後就拋開希望垂頭喪氣地走囘家去。但是剛走到市場邊，他又轉囘身子，小心地偷偷挨近了帳篷。他把耳朵貼在帳幕上，選擇了這一塊地方，他以爲這里就是她的睡處。他很想聽見幾聲她的呼吸，只要聽見幾下，就是時間很短，也可以使他安慰的。

低聲的談話從帳篷裏透出來。他聽見了巴達查爾師的聲音。

「不錯，弗利多林，我們應該想想看。……如果單有着那件暖熱的時髦的新大衣，而沒有人來讚美穿着牠的姑娘，那麼一件大衣也是不夠的。那雙新鞋子，如果沒有人來注意那雙脚在牠們裏面是多麼雅緻，那麼一雙鞋子又有什麼價値呢？那頂冬帽，如果沒有人來欣賞帽子下面飄動着的金色鬈髮，那麼一頂冬帽又算得什麼呢？」

「巴達查爾，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們的愛不是在注意這一切，讚美這一切，驚奇這一

切嗎？她還是太孩子氣了，不能夠拿陌生人的眼睛的欣賞來生活的，而且你不要忘記：這世界是多麼奸猾，多麼貪婪，多麼自私！」

「弗利多林，你也是自私的。你也並不比這世界好一點。」

「我？唔，你怎麼能夠說這樣的蠢話！人家不能夠拿我的慈父般的愛來比那……好，我們不要說那個了。」

「弗利多林，你說得不錯。人家不能夠拿你的慈父般的愛來比愛情，她的現在開放着的心所渴望的愛情……我們的愛是搖晃着的燭芯，牠不久就會燃完而熄滅了，這留下的孩子沒有光明，沒有暖熱。我們的老年人的自私把這個孩子拘束在帳篷裏面。弗利多林，不要忘記，她已經有十六歲了，她昨天問過我：『爺爺，那種中學生是很驕傲的東西嗎？』……是的，她問過這樣的話。」

學生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神經緊張地傾聽着。靜寂統治了全個帳篷。弗利多林並不回答。他躭心地想着巴達查爾的話。他的年老的伙伴是不錯的。這句問話便是萌芽

的先兆。那個昨天來過的中學生，今天也來過。……不錯，他已經記起了。女郎帶着奇怪的微笑招呼他。……那個中學生明天還要再來。其實他不只一個人來，他要帶着他的朋友們，那些大的中學生來，然而究竟……弗利多林把手揑成拳頭，他想，小偷在屋子周圍窺視着，他應該注意他纔好。

「你想他們已經互相認識了嗎？」

「誰？」

「唔，她和那個中學生……那個昨天今天都來過的，他明天還要來。」

「我不這樣想。那個中學生連她的面也沒有見過。」

「然而他看見她坐在票櫃旁邊。他們帶着發光的眼睛互相望着微笑。巴達查爾，你以爲這個奇怪的微笑是什麼意思，而且爲什麼他們的眼睛這樣不尋常地在發光？」

巴達查爾師並不回答。弗利多林還繼續咕嚕着。學生屏着呼吸在外面靜聽。他的心戰抖起來。他感到了被發覺的罪人的恐懼。那麼他們的眼光竟然洩漏了他們的祕密，而

且好像他的林間小仙女，那個天眞的姑娘，那個……那個聖女居然因此受了責備和拷問。

突然脚步聲響了，漸漸逼近着帳篷。是警察嗎，或是一個深夜回家的行人？學生立刻伏在地上。影子遮住了他。幸好市場上很黑暗，那個行人好像有着緊急的事情，便很快地走過去了，並不曾看出他來。那人影靠着帳篷旁邊走過。是一個女人。他似乎認識她，但是他沒有時間去在記憶裏追想她的名字，因爲從帳篷裏透出來的弗利多林的聲音又完全控制了他的注意。

「巴達查爾，我想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在做什麼夢……拿起她的手能！」

「我沒有權力去打擾她的夢……而且……我也不想做一個搶夢的人……」

「是的，不錯，你並不像我那樣地愛她。你也不能那樣地愛她。你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有八歲了。然而我……我，我在馬戲班的車子的踏脚上把她拾起來，那時她是個棄兒，我撫養她，看護她，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她的微弱的呼吸，我整夜整夜地哭着，禱告上帝

保佑她，使她靠了我的安慰活下去。……你，巴達查爾，你不能夠像我這樣地愛她……」

「弗利多林，你在說胡話了。爲什麼你這樣害怕呢？她明明和我們住在一起。而且你的話就不正確，弗利多林，我的好伙伴。你說你比我更愛她，而現在你連她的夢也要偸去了。她把她的日子整個獻給我們，難道你還覺得不夠嗎？如今她的年青的心正在開花。如果她夢着那個中學生，那麼你千萬不要破壞她的快樂。讓她去夢到春天的美麗罷，不要把灰白的頭和皺紋的臉推到她的幻夢中間去。爲什麼剛在夢的開場，就要拿死去的思想來驚醒她呢？」

「巴達查爾，你時常是這樣奇怪的。我的意思不過是：就在睡夢中我也要保護她，並不是要偸去她的夢。老頭兒，你懂得嗎？那個中學生會引誘她，會傷害她的純潔的心，他也許會用好聽的話騙她，占有她，過後就會永遠把她拋棄。」

狂暴的憤怒突然控制了學生。這種不公道的攻擊侮辱了他和他的心愛的感情，那個感情從來沒有離開他，而且永遠是更深切地充滿在他的靈魂裏。他覺得這種猜疑簡

直把他所視作聖女的姑娘玷汚了。卽使他是一個壞人，像弗利多林所猜疑的那樣壞，那樣作惡，這個女郎的光輝的純潔也會把他從泥沼裏超拔起來。在她的面前壞人會跌倒下去，懷疑派也會變成信仰者。

「弗利多林，聽我說，我知道那個中學生的靈魂。昨天我把他的手握在手裏，我注視着他的眼睛，我和他兩個去回溯他至今所走過了的路。他有一顆敏感的心，一顆富於憐憫，編造幻夢的心，充滿熱情，富於理想的心……他一生都會過着不幸。……可憐的拾得的孩子。」

「他是拾得的孩子？」

「是的，和我們所愛的小太陽兒一樣。」

「巴達查爾，他們彼此認識！……是的，他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了！現在我已經懂得了……當時我有些奇怪，我還笑她，可是現在……」

「你奇怪什麼？」

「今天在中飯休息的時候，她突然轉身向着我問道：『弗利多林，告訴我，兩個拾得的孩子過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這裏面有什麼值得一哭的事情嗎？』……」

「她問過這樣的話嗎？」

「是的，她問過。」

「眞的，他們彼此認識，弗利多林。今天晚上她好像就是因了這事情哭起來的，她已經懂得在這裏面有什麼值得一哭的事情了。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一個賣藝人的小姑娘和一個中學生……兩個遇合的靈魂，他們覺得彼此相屬，不能分離，可是……可是……明天一過，車子便載走了那個賣藝人的姑娘，學生也就被數學束縛在課堂裏的凳子上，而那時候，當他們的靈魂沐浴在春天的陽光裏的時候，這一切……弗利多林，我告訴你，這眞正是值得一哭的，因爲命運的憤怒還沒有挨到他們，他們還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他們不知道靈魂是在兩重的路上巡禮着，生只是在寓言，夢也只是在寓言。生的路上籠罩着黑雲；夢的路上閃耀着藍空的微笑。生的路上長着惡草；夢的路上開着鮮花。

人，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在這兩重的路上掙扎着向前進，永遠前進，他拔了惡草卻向牠們謊說什麼色和香，爲的是他想給這條長路添一點意義。他不承認石子割的創痕，卻叫痛苦做快樂，爲的是使自己不致暈倒在那個沒有回答的「爲什麼」的重壓之下。……目的是什麼？那就是終結。於是那個竭力的勉強，那些玄妙的，絢爛的謊話，那些誇張的瑣事，那個過分的藐小的野心就陸續發生了，爲的是他想逃避掉那個終結。究竟是終結，還是新的開場？他不知道。走到了出口，他纔發覺自己又和新的問題面對面地遇着了，過後便屈服在必然的面前。不管是終結還是新的開場，都是相等的，因爲牠的名字只有一個：死。……那個錯誤的，膽小的人，因了恐懼便對自己謊說永生。他想逃避掉虛幻，徒然，所以從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跑到夢的花徑裏去，帶着不會凋殘的希望在那直通到不死的無窮裏飄游……可憐的人，他忘記生和夢的路是無窮的，因爲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只有外表……是的，只有外表，人的各種學問都是連繫在這個外表上面，他生活，掙扎，休息，創造，殺人，都是因了而且爲着這個外表。外表就是法律；人把牠當作神的啓示，他的神就

是那個控制着外表的權力。他向着外表請求寬放，而外表法則就毀滅了他，不管他是在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巡禮，或是在夢的花徑裏巡禮，都是一樣。並沒有寬恕，因爲生，死都只是外表。……那麽什麽東西存在呢？就是許多外表的定期的運動，這個運動就產生出時間，空間，生，夢，死等等的幻象。」

接着是長久的靜寂。學生帶着渴慕的心靈傾聽着。雖然這些話在向着他的正在開花的智慧放射危險的毒藥，他卻把牠們吸收了。他對於這個老賣藝人不覺起了默默的讚美。他覺得他是一個大得可怕的精神，而且在他的幻想中他竟然把他當作久已忘卻了的古代的聖哲的化身再現。

「你的思想眞奇怪，巴達查爾，」弗利多林低聲說。「我很想懂得你，然而我不能夠。我聽見你的話，我懂得牠們，但是我不能夠完全了解牠們的意義。我好像是在睡夢朦朧中，你在對我敍述一段寓言。我不能夠跟隨着你的話語的步調。」

「不要緊。如果你眞不懂得，那倒是更好的事。充分的了解就會把夢給你消滅了，那

些夢，那些把表面的生存給你變得美麗的夢。你應該這樣想，這一切都是秋天的寓言，那個秋天，那個覺得逼近了冬天的寒氣的秋天。我已經站在屈服的門口，回顧着，時時回顧着我的春天和許多別的人的春天。……然而我今天對你說的這些話，我卻從來沒有向着這世界大聲說過，因爲牠會毀滅春天，摧殘那些爲着理想，思想，幻夢奮鬬的青年人的力量。而且對着那個春天，對着我們的小太陽兒，我會說些別樣的話；如果那個亮眼睛的中學生來向我請求指示，我也會對他說些別樣的話。呵，我絕對不會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去探究那個推動着外表的力量的秘密，因爲在你們的路上只會有着外表的眞理。」這種話我只向你說，我的直爽的好伙伴，只向你說，因爲你忘卻了從前有過一個時候在你的心裏也曾開花過春天，可是如今因了你的不眠中的幻夢，你竟然想把我們的外表生活裏的唯一恩物給我們的小太陽兒奪去了：那個唯一的恩物，那個充滿着希望的春天，那個心的萌芽的自由發育。……弗利多林，不要惱恨那個熱誠的中學生，因爲我告訴你：你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明天一過，他們就不得不忘卻靈魂

的遇合……這裏面的確有值得一哭的事情。」

「唔，老朋友，這有什麼用處呢？你使得我流眼淚了……這樣地絞着我的心，好像我想把牠拉出來一般。……」

「弗利多林，我看見你流眼淚，我倒高興，因為這些眼淚是流到你的心上去的，這告訴我，你雖然有着霜染了的白髮，你也懂得青春的權利……唔，不要這樣大聲，恐怕會把她驚醒！……她以後依舊會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的小太陽兒的暖熱也會來愛撫我們的。……而且如果她會了解我們，那麼她的暖熱的愛撫會是更充實得多。……唔，弗利多林，如果你老是這樣哭着的話，我一句話也不再說了。你不害羞嗎？」

學生依舊在外面聽着，他的思想已經偷偷地挨近了那兩個老年人的身邊。他深深地感動了，他發誓地感謝着他們的好心。他們為他教養起來的那個恩物，他要萬分寶貴她，他要永遠守護着她，而且不會給他們拿走的。在那所大黃屋子裏還有充裕的地方來容留像巴達查爾師和丑角弗利多林那樣的兩個衰老的賣藝人。呵，多麼美麗，多麼好！他

覺得這個念頭使他自己變得高貴了，並且給了他一種力量。這力量來做什麼呢？是的，來學習數學，為的使黃屋子裏桌子上每天都有着麵包。

弗，多林的聲音又響起了。這裏面有着孩子般的熱誠和直率的快樂，表示出來他想到了好的計畫。

「你，巴達查爾，你知道嗎？……那麼聽我說，如果那個中學生明天會到這里來，……如果他真的會來，那時候我……我要向他做個很可笑的歪臉，使他笑得出眼淚……我要叫他們兩個坐在一起，把我的最拿手的把戲玩給他們看。……我要使他們一塊兒笑着，在他們的開心裏感到互相的坦白的快樂，因為，老朋友，你說得不錯，他們的快樂，那兩個拾得的孩子的快樂會把牠的全部暖熱注射進我的衰老的心裏。」

弗利多林的熱誠感動了巴達查爾師。他的聲音變得更柔軟，更響亮。

「不錯，不錯，我親愛的丑角！你是聰明的愁人，我是愚憃的智者。我們彼此都了解。你教人在靈魂的兩重路上拿快樂，痛苦，目的，勝利和光榮來哄騙自己，你教人去走自己願

意造出來的加爾加塔的路，稱受苦爲美麗，勞苦爲高尙，外表爲眞實，把在夢的花徑裏摘來的鮮花種植在生的石子充塞的路上，用眼淚來灌漑牠們，用靈魂的微笑來溫暖牠們，因爲這樣做，人纔能夠忘掉在那些永遠變化着的外表的循環裏，他們自己也就是瞬息過去的外表。我親愛的老丑角，這樣就很好！你告訴人要他們夢幻着石子充塞的路上的外表的眞實，要他們相信夢的花徑的虛構，因爲只有這樣纔能夠保存着這個幻想：『人爲萬物之靈，命定爲永生。』……過後就是我的事了，我站在人們的面前，把我的鮮血淋漓的心指給他們看，在他們的耳邊叫道：『千萬不要回頭看！』誰回頭去看，便會容易看出來所走過的路全是徒然，而種植在瘠土裏的鮮花也已經凋殘；他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藐小，他就會喪失掉力量倒下而別的侏儒們，那些外表的巨人，會踏過他的身上。看着，我們兩個都可以教訓那些很可尊敬的觀衆，一定有大的效果。你有你的硃砂紅的鼻子，塗得白白的嘴脣，綠色假髮，尖帽子，我穿着黑色長袍，戴着黑布面具。這是眞實的，惹人發笑的教訓！我們每說一句話，就會使人笑一次，因爲是外表在指導人，不是含義。你想像看，你

所喚起的那種歡樂，你敲着大鼓對他們說：『相信着那不可信的，伸出手向着那遂不到的，把夢的路的最美麗的外表披在身上——把愛情披在身上！』然後你又轉身帶着淚眼指着我們的小太陽兒繼續說道：『愛情有着幻術的魔力。牠使我們看不見危險，忘記了鬭爭的徒然無益。』……那麽你一定又會得到大的喝采，因爲人家以爲你在開玩笑。我的老弗利多林，你且想像看，我要對他們這樣說：『做個愛的狂信者，那麽你們就會相信死後的新生；做個愛的統治者，那麽你們就會免掉幻滅，而且也不會被痛苦拋在塵土裏；做個愛的戀愛者，那麽你們就會沐浴在永恆的靑春的泉裏，沈溺在永生的幻想中。』唔，說了這許多漂亮的句子以後，我就揭下面具，給他們看我的滿是皺紋的臉，飄散的白髮，呵，他們不知道會怎樣地大笑呵！是的，他們會哄然大笑，因爲外表是世界的統治者。過後又是你的事了，你爲了增加這些話的效力，便指着我一面帶着哂笑的樣子警告他們說：『當心，你們愛那愛情，應該爲着愛情本身，不要爲着所愛的人，因爲那時候你們就會變做愛的乞丐，從討飯袋子裏拿出來的麵包都是浸透了眼淚的。』……唔，那時候他們

一定把你當作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那麼你明白生活是什麼樣的外表嗎？我帶着鮮血淋漓的心對他們說不要把所愛的人當作目標，而且要避開那個想做他們的生活目標的人、因爲那時候，他們就會變成乞丐，他們會回頭走過的路，瞥見着鮮花的凋殘，他們心裏會感到空虛，他們會覺得自己的藐小，跌在泥土裏，讓那些外表的巨人在他們的身上踏過。呵，我白白對他們說了這些話，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爲外表使我的眞話變成了可笑，外表把牠毀掉了。然而揩掉你臉上的粉，穿起燕尾服，束起勳位的帶子，裝起尊貴的樣子，拿出學者的吹牛的本領，給他們證明大地懷了孕，不久就要生產出一個新的月亮來。我給你擔保，他們會相信你，你還可以成立一個股份公司，招集巨大的資本去開發這個幻想造出來的月亮……只有外表是很重要的！」

「你有什麼事情？什麼事情，什麼事情，我親愛的老朋友？」弗利多林很就心地愛憐地說，他的聲音顫抖着，差不多成了哭泣。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朋友，他的伙伴是這樣地不快活。

「沒有什麼，並不要緊……剛纔我把我的過去回顧了一下。我又看見了那個女人，她哄騙自己說是我的生活目標，搶劫了我的幻夢，把我推在泥土裏……是的，弗利多林，對於我，在早春，花就枯黃了。唉，不要再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去做美麗的夢罷！明天向着那些孩子們做個惹人笑的歪臉，使他們快樂一下！我要用魔術的水晶球把光榮的將來變幻給他們看，我誠心誠意地希望那幅虛謊的圖畫會有一些效力。這樣就好，這樣就對！」

「巴達查爾，你說得不錯，這樣很對……就這樣！」

混亂的思想的雲霧下降在學生的心靈上。他迷失在那裏面了。希望，失望，感動，苦楚交替地出現着，他在等待，懷着渴望的心靈等待着安慰。然而帳篷裏沒有一點聲音。那兩個老年人都沈默了。秋天的涼風突然吹過市場。學生打了一個冷噤，坐起來，把身上的一件薄大衣裹緊，望着那佈滿星群的藍空，他記起了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只有外表的話。他的心因了這思想而痛楚着。他望着，繼續地望着星群。牠們的固定不動只是外表的，牠們中間的短距離只是外表的，牠們的光只是外表的，便是牠們的存在也只是外表的。他聽

人說過那個極遠的，已經早不存在了的星體的光還在謊說着生命，一直到最後的光線的來臨。那距離是不能夠測量的，要經過幾百年或者幾千年以後，那最後的光線纔會來到我們這里。然而難道只有我們存在嗎？空間是無限的，那個在無限中間遊行着的光還在向我們謊說那個已經不存在了的星體的永生。不久以前他讀過一本書，著者生在過去的某一世紀裏，可是那人遺留下來的心靈的光如今還在謊說死者的生命，外表。難道愛和幸福也是外表嗎？難道那個驅使着一對一對的青年男女互相愛戀的渴望也是外表嗎？

忽然從帳篷裏，離學生很近的地方送出來一個甜蜜的音樂般的聲音。女郎突然在夢裏說起話來：

「是的，中學生先生。」

女郎的話語在他的心靈裏喚起了迷信的預兆。她好像在回答他的最後的一個問題。呵，不能夠，那決不能夠只是外表！決不能夠，因爲他甚至因了痛苦淌出眼淚來。那個這

樣地把他拘束在帳幕上的東西決不能夠是外表。

「那是眞實，是嗎，我的小太陽兒？」他低聲問道，忘了自己地把耳朵貼在篷布上，他在等待，絕望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只有睡眠人的微弱呼吸聲送到他的耳邊。這個沈默對於他好像是殘酷的頑固的惡意。過後安慰的思想又來到了他的腦裏。

「她回答我的思想，便是這件事也是外表。謝謝天，僅僅是外表！」

他適意地承認着他現在高興這個外表，而先前卻因了這個外表淌下淚來。眞的，一切都只是外表嗎？不，並不一切都是。他現在坐在帳篷旁邊。這實在不是外表。然而又是的，因爲他的心靈卻跪在她睡的草薦前面，快樂地望着她的美麗的睡態。心靈在什麼地方，眞實就在什麼地方。然而不是的！人有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他走在外表的兩重路上。知道這個，太可怕了！

鐘樓上的鐘聲在靜夜裏響起來。敲了十一下。學生計算着，……他忽然微笑了。果眞是十一點鐘嗎？外表的人用外表去量無窮，而且依這個來指揮他的動作。不，不！夠了，再想

下去就要發狂了。回家去，跑回家去，快快睡眠，驅除掉這愁慘的心情。

他輕手輕脚地站起來，拔步走了，走到市場邊上，他纔發覺他並不曾往家裏走，卻走着相反背的方向。他便回轉身子另走，那時候從近處的一家酒館裏面跑出來幾個高聲嚷着的青年。還有幾個吉普色人跟在一起。

「喂，孩子們，不要作聲，要守秩序！……你們，吉普色人，在路上不許響動，只可在那里，在她的窗下纔奏起音樂來！然而那時候提琴應該哭得像只有我的心能夠哭的那樣！」

學生掉過頭向那聲音來的方向看。這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保羅·巴可的聲音。唔，這個孩子又想幹什麼樣的惷事？他想去給姬沙·柯莫西奏小夜曲嗎？一定是的。那麼明天全個小城的人都會談論這件事了。教員們也會知道的，他們會開會商量告誡的辦法。最好還是現在給他一個警告罷。他這時候有點醉了，不知是因了幸福還是因了悲哀，那都是一樣的！他簡直不明白他自己的行動了。

學生走近了這個小團體。三個中學生和三個吉普色人。保羅·巴可拉着一個同學

的手，竭力要留住他。

「唔，好朋友，……老實說，那是不對的……你現在就要回家了，剛剛那眞正的……眞正的……纔開始……唔，來罷，好朋友，我的心這樣地脹滿着……」

「小保羅，我不能夠。我勸你也回去罷……恐怕會有人告發你，你知道那些教員先生的厲害。」

「我不會回家去！現在不回去！我現在想站在窗子下面……」

突然一隻有力的手壓在保羅的肩上。他回過頭去看，不覺高興地叫起來：

「呀，原來是你，好朋友！……你從什麽地方跑到這里來的？……就跟我們一塊兒去罷！」

學生莊重地低聲回答着，他像父親一般地對保羅說話。

「小保羅，你實在不明白你在幹什麽。……到我那里去罷！……到我的家裏去，我們慢慢兒談話……你還可以睡在我那里……」

「唔，好朋友，你怎樣了？現在你也……偏偏是你？」

「為什麼偏偏是我呢？你看彼得·波中已經覺得今晚玩夠了，他也不願意再跟着你走了。並且你們在酒館裏過了一個晚上，就已經是很大膽的舉動了，如果你現在還要一路上唱着歌在城裏到處走，那麽你就會做個第一名的荒唐的浪子。」

「那不要緊！……喂，吉普色人，只顧往前面走，什麽也不要管！」

「我要囘家去了。唔，再會罷，小保羅！你也囘家去罷，再不然就到拉伯采那里去。你很明白不願到教員是不對的。……唔，再見！」彼得·波中說罷就急急走開了。

「膽小的……」保羅低聲說。

第三個學生是個口吃的金髮孩子，他畏怯地躲在酒館門前的影子裏。他參加在這種犯校規的舉動，這種夜間的游玩裏面，是完全和自己的意思相反背的。還在傍晚時分，在散步的時間裏，保羅·巴可遇見了他，便把他抓住了。起初他覺得一個第八班的同學把自己心裏的一切祕密完全吐露給他這個第六班的學生，眞正是個絕大的榮幸，但是

過後當保羅把他拉進酒館裏去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有點討厭了。呵，倘使校工遇着他們，那麼怎麼辦？他很早就想逃走了，然而他怕保羅・巴可比怕校工更厲害。而且彼得・波中也勸慰他說，酒館老板是個好人，不會告發他們的。可是如今走到街上彼得・波中的勇氣就漸漸地消失了，他已經走回家去了。現在該他回去了，不管怎麼樣，還是回家去罷。他壯起膽子向保羅・巴可抗辯道：

「膽——膽小嗎？他——他一點也——也不——不膽——膽小，不過他——他顧——顧到他——他的……」

「不要口吃着跟着我走！懂得嗎？」

「但是我——我會——會失掉我——我的津——津貼，倘使我……真的，我——我不……，不要生——生氣，但是我——我也——也要顧——顧到我——我的……」

「唔，好！回去罷，你這懦夫！……」保羅說了，又轉身對拉伯采說：「然而你，我的好朋友，你跟我一塊兒走罷！在你的心裏也有個春天。你大膽地向着巴南約席發表了你的意

見。呵，那個戴眼鏡的老鴟鴞東張西望的樣子眞可笑哈哈！」

「再見！」那個膽小的金髮孩子告辭說。

「唔，」這是保羅的輕蔑的回答。

「拉伯采君，夜安！」

「夜安，」學生回答着。

那個金髮孩子寬心地急急去了。巴可向着地上吐了一口痰

「如果第八班學生再和這乳臭未乾的第六班學生做朋友，就像這樣……呸！……好，我們走罷！」

學生拉着他的手臂勸道：

「小保羅，我們也回家去罷……你看，別的同學都離開你了。你還是到我那里去睡覺，這樣倒聽明得多。」

「不，我決不！你跟着我走罷！我要走到姬沙·柯莫西的窗下站着，我要你也能夠看

見我因了心裏的快樂淌出眼淚來！聽着，她對我說過她愛我，她愛我！你聽見嗎？好朋友，你懂得嗎？」

學生想說，「她也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的話已經到了舌尖，但是他又把這個祕密嚥下去了。也許當時是那樣，如今又是這樣了。在這個外表世界裏，人能夠知道些什麼呢？現在保羅・巴可因了幸福而流淚。在平常人們感到幸福的時候，總是要發笑的。眼淚是痛苦的現象。他又想：「現在且不要去玄想罷，最好還是把這個喝醉了的同學送回家去！」

「唔，小保羅，我們回家去罷！答應叫吉蕾色人走開，你跟着我走罷！彼得・波中說得很不錯：不顧到教員們是不對的，不好的：……」

「什麼話？——那麼你也是個懦夫？唔，那麼你一個人滾回去罷！」

「我是懦夫？」學生的兩眼突然閃耀起來，他把兩手捏成拳頭，預備着厮打的樣子。

兩個朋友彼此威脅地望了許久。學生突然微笑了。

「我的小保羅，不過是外表罷了，外表罷了。」

保羅突然摟着拉伯呆的頸項，吻他的嘴，感動地抱着他，他的聲音因友情而顫動了。

「自然，不過是外表罷了！你從來不是懦夫，我的愛友！你今天對着那個嚴厲的巴爾約席說得多麼勇敢！……你同我一塊兒走罷！」

「但是小保羅！——」

「一句話也不要再說！你同我一塊兒走！喂，吉普色人，跟在我們後面！」

這兩個朋友便拔步走了，吉普色人跟着他們。他們走不上十步，巴可就帶着命令的語氣叫起來：

「站住！……好朋友，告訴我，你的情人住在什麼地方？誰的情人住得近，我們便先到她那里去奏小夜曲。」

一個思想突然擦着學生的心：「去給小太陽姑娘奏小夜曲，」叫吉普色人跪在帳篷腳下，用愛撫的曲調對那個睡眠的姑娘表白言語所不能夠表達的意思。這個思想引

誘着他，然而在保羅•巴可的面前他不好意思說出「幌篷」的字樣來。

「唔，你爲什麼不說呢？」

「小保羅，聽我說，我的情人的確不能夠打開小窗戶，從花邊的窗帷後面來偷看，像你的情人那樣。」

「爲什麼不能夠呢？難道她住在小院子裏面嗎？呵，我情願爲你爬過垣牆。」

「她並不住在小院子裏面，你也用不着爬過垣牆。」

「那麼難道她住在高樓上面嗎？好朋友，不要緊！我們兩個先到你的家裏去把梯子搬來，放到她的屋子前面。我很喜歡那種麻煩的事情。呵，眞有趣！我們叫吉普色人爬上去！出了十個銀圓叫他們爬上聖雅各教堂的梯子，他們也很情願的。喂，黑面孔的人，是不是？我出錢。」

「唉，我願意給你的很尊貴的情人行千百次吻手禮，但是我從小孩時候起就得了頭暈的病，尤其是在黑暗裏，」那個畏怯的吉普色人起勁地抗辯道。

「小保羅，那里用不着梯子。……她並不住在高樓上面，然而……然而……她就住在這個廣場上……在那個小小的市集的帳篷裏。只要蹲在帳篷脚下，在那里拉起提琴，就夠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更容易得多……我做小孩的時候就學會蹲了，」吉普色人滿意地說。

「喂，好朋友，你該不是愛上了一個漂亮的吉普色女子罷？」保羅．巴可用肘輕輕去推他的朋友的肋骨。他很高興，沒有一點拘束。「你是個狡猾的小流氓，我的好朋友，然而那是你的事情……喂，黑天使，到帳篷去！」

小保羅的不客氣的話語有點使這學生不高興。自然，帳篷那是外表，然而小太陽兒甚至可以生在伯爵家庭裏的。她是個拾得的孩子，而且非常秀麗。

「小保羅，聽我說，她實在不是吉普色女子……她是小太陽兒，是個可愛的神的恩物。……我們是這樣過着的……」

「朋友，她便是個黑種的公主，對我也是一樣。我只知道她是你的花兒，你喜歡她就是了……喂，你們法老王的子孫，不要弄得這麼響點起脚走，點起脚！」

學生多少帶點激動地去指教那些吉普色人道：

「你們要奏得這麼小聲，免得驚醒她的夢奏得溫柔地，動人地，憐愛地，向那里看！那里……她睡在那里。跪到那里去，溫柔地，憐愛地奏起來！」

在帳篷脚下開始響着提琴的聲音。那個老吉普色人奏得這麼美麗，好像他在重溫他的愛情的舊夢。曲調在他的弓下笑了，又哭了。這兩個朋友手膀挾手膀地站着靜聽。忽然保羅·巴可看見了淚珠落在他的手上。難道竟然有這麼嚴肅、深刻的感情？他望着拉伯呆，他的充滿着友情的心非常感動。

突然從帳篷裏送出來了一個帶睡的聲音，學生認得那是巴達查爾師的聲音。

「誰呀？」

「巴達查爾師，是我，我，那個中學生……允許我們來給小太陽兒奏小夜曲罷。……

只奏一首小曲，巴達查爾師，我們過後就規規矩矩地走開，默默地回去……拾得的孩子給拾得的孩子奏一首小曲……巴達查爾師，……只奏一首小曲，讓我們也有着我們的春天罷……」

學生的聲音哀求着。聽了這個，巴達查爾師的眼睛不覺潤溼了。他點燃燭芯。女郎已經在草墊子上面坐着了，她把頭靠在篷布上。借着燭光她羞愧地，探索地望着巴達查爾師的面孔。弗利多林的滿是皺紋的臉龐也從破爛的被蓋下面露出來。

「什麼事？有什麼事？」

「弗利多林，沒有什麼不好的事。那個中學生來給我們的小太陽兒奏小夜曲，那個中學生來求我們答應他給小太陽兒奏一首小曲。……弗利多林，拾得的孩子給拾得的孩子奏一首小曲。在那裏面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

弗利多林望着那個少女，她的眼睛突然閃耀着幸福的快樂。原來她的好爺爺並不因這音樂而生氣。她的好爺爺的面孔是這麼溫和。她的快樂忽然抓住了弗利多林的心，

這個丑角激動得變成口吃了。

「巴達查爾，現——現在我們應該怎樣——樣辦呢？……照平常的那樣應——應該在窗裏燃起燈，但是我們沒有窗戶……你——你還知道什麼嗎？我——我把燭芯從門口拿出去，好嗎？」

「弗利多林，不要響！人家並不是來給你奏小夜曲。唔，我可以說，如果你的生毛的大手把燭芯拿到外面黑夜裏去，那倒是美麗的回答。那個吉普色人會駭得把他的弓落掉在地上的。」

弗利多林羞愧地卻又是快活地微笑着。

「呵，那麼我怎樣辦呢？……小太陽兒，你應該知道……你是那個接受美麗的小夜曲的姑娘。我怎麼知道呢？我又不是個女子。」

「就是你不說我們也知道的。弗利多林，不要再嚷了！夏娃，你走到門口去，等着音樂完結了，你就依禮感謝這個光榮。……喂，快去！……弗利多林，你也不要再嚷！」

女郎用暖熱的棉布裹了身子，去拿了燭芯，站到進出的洞口那里。她從縫隙裏偷看着外面。她的心跳得更急了。呵，多麽奇怪，多麽急！學生在外面看見了移動的光亮，便走近門口，就站在那里愛慕地望着那透出來的微光。

當這柔和的曲調在靜夜裏迴響着的時候，許多的心都充滿了各種感覺。那兩個老賣藝人快活地，感動地互相揑着手，他們的眼光愛撫着那個站在洞口偷看黑暗廣場的女郎的身軀。呵，她長得這麽大了！已經有人來給她奏小夜曲了。呵，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是的，很了不起的。

提琴聲突然停止了。那個女郎害羞地把右手伸出到那用釘子釘住的縫隙外面去，一面用戰抖的；眞摯的聲音低低地說：

「我很多謝這美麗的音樂，中學生先生。」

學生撫摩着那隻小手。他帶着虔誠的，純潔的初戀的熱情吻了牠，然後他就跑到保羅·巴可那里去。

「喂，小保羅，現在我們走罷，到你的情人那里去，即使全體教員都在那里，我們也不管。……我的小保羅，你知道現在是春天……春天秋天不過是外表罷了。」

等到女郎回轉身子時，他們的脚步聲已經去得遠了。她在那兩個老年人的微笑的眼光下面，突然紅了臉。在她看來一切都是這麼奇怪，像夢一般。……那個中學生先生來了，給她奏小夜曲，吻她的手，爺爺和弗利多林快活地微笑着，她覺得她應該馬上哭了，因爲她的心沐浴在眼淚裏面，沐浴在甜蜜的快樂的眼淚裏面。她不能夠再忍耐了，便俯到在草墊子上面，哭着，大聲哭着。

弗利多林帶了惶惑的眼光望着巴達查爾師。

「弗利多林，沒有什麼不好的事。只有快樂……只有灌漑靈魂的春雨……」

弗利多林的面孔因微哭而變得更皺了，那個捺住了許久的感激從他的心裏爆發出來了。

「如果那個中學生明天會來，如果那個中學生明天會來，我要對他做個那樣的歪

臉，那樣的歪臉，使他會大笑一輩子。」

四　秋天裏的春天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晴朗的秋午。第七班和第八班的學生羣集在市場上。一共有四十個人。那個並不很大的帳篷也許還容不下這許多。這些孩子們的面容莊重而又可愛。拉伯采在這兩個早晨就對他們說了許多關於巴達查爾師和丑角弗利多林的事情，凡是可以說出來的關於那兩個賣藝人的好的，美麗的話，他都說過了，而且今天在上課鐘點前後的休息時間裏他說得這麼動人，所以他們就決定到那里去，放二十銅子在那票櫃上，而且即使他們並不喜歡那表演，他們也要拍掌喝采拍得手心發紅。然而還有另一個原因。保羅·巴可告訴了他們一個大的祕密。有的喫驚着，有的微笑了，有幾個人起先覺得很奇怪，但後來大家都握手贊同了。為什麼不呢？拉伯采居然大膽地對那個嚴厲的

巴南約席說過現在是春天。那麼就讓牠是個眞正的春天能保羅・巴可所宣布的祕密，大家用握手來表示的共同的決定，這使得學生們面容變得這麼莊重。他們互相望着微笑，又好奇地很有意思地向着那個在帳篷門口賣票的仙女霎眼。

夏娃看見了那一羣學生，感覺到那些好奇的，讚美的眼光。她的臉龐因受窘和害羞而發紅了。她低聲對弗利多林說：

「弗利多林，那些中學生來了。」

弗利多林突然看見了那一羣學生，他非常激動。他跑到巴達查爾師的身邊低聲告訴說：

「巴達查爾，那些中學生來了。快一點！他們人數很多。」

他又跑出去跳上那活動的站臺，熱心地預備着來做他的把戲，忽然他記憶起了昨晚的約言。

「夏娃，告訴我，他們裏面誰是那個中學生。……你當然知道我問的是誰。……我記

不起了他的面貌。……現在我要做個那樣的歪臉，但是我要做那樣的歪臉，使他——唔，他們裏面的誰？」

「他還沒有在這里。……也許他以後會來的。……也許他今天不來了……」

「爲什麽他不來呢？你怎麽可以說這種胡話？也許他們就在等他，所以他們站得離帳篷這麽遠。」

「你眞正以爲他會來嗎？」

「自然我以爲他不久就會來的。」

女郞的眼睛突然因了快樂發亮了。她理順了身上的新衣服。今天她要穿牠一個整天。那個「中學生先生」來看見她打扮得這樣子，倒很不錯。忽然她的心畏怯地跳動起來，她想，那個中學生會覺得她漂亮嗎？自然像她這樣謙遜樸實的女孩，當然不會覺得自己那種天賦的動人的純潔的美。但是那些學生的眼光卻看出了牠，而且讚美着牠。他們馬上把領帶拉端正了，把大衣和衣服也理了理，使牠們更合身些。

弗利多林說得不錯。那些學生確實在等着一個人，那個人已經走過廣場向着他們來了。那個人是保羅・巴可。他們拍掌歡呼來迎接他。

「孩子們，多謝，感謝你們來了這麼多。但是現在要做得漂亮，做得雅致！你們懂得嗎？我現在先到丑角那里去和他商量表演的事。等到拉伯朵來的時候，我們纔一塊兒去。現在且在這里等着，孩子們！」

保羅・巴可走到帳篷前面，揭下帽子恭敬地向那個坐在票櫃旁邊的女郎行禮。她難爲情地帶着微笑還了禮。弗利多林正預備要做歪臉，但是幸而他忽然記起了昨天來的那個中學生和現在的這個並不很相像。

「弗利多林師，」巴可開始說，「我們還在等一個人，我們過後就會來的，只要你可以……」

「中學生老爺，我願意伺候。爲什麽會不可以呢？當然是可以的，」他的聲音感動地顫抖着。

「唔，好，但是我想請求你，在給我們表演的時候，不要放一個外人進來……現在帳篷裏面還有表演嗎？」

「是的，但是不久就會完了……巴達查爾師在表演他的最後的一個節目。」

「那麼，不要一個外人！」

「當然的，老爺。」

保羅•巴可又打了一個招呼，便轉身走了，他帶着尊嚴的樣子，恰恰合於他最高兩班中學生的代表的身分那樣，走回到他的同學那里去。這時候拉伯朵也來了。又起了拍掌歡呼聲，甚至比前一次更要熱烈。那些趕市的羣衆都向着他們走來。他們想，這般中學生一定又在鬧什麼花樣了。每次的市集裏他們總要鬧出一點事情。

帳篷裏的觀衆陸續走了出來。弗利多林跳上他的站臺，大聲對着等在那里的一羣學生叫道：

「老爺們，到這里來，這里來！巴達查爾師已經在等候你們了。……我也要在帳篷裏

表演我的最拿手的把戲。中學生老爺，請到這里來。」

於是那一羣學生在保羅・巴可的領導之下拔步走了。拉伯采故意留在最後。這樣一來他就會在門邊找到地位，便是在表演的時候，他也可以不斷地望着他的小太陽姑娘。

爲首的一個學生走到票櫃前面，便放了一個銀圓在桌面上，故意不看見找出的錢，卻帶着眞摯的微笑遞了一枝菊花給那個女郎。

「請小太陽兒收下罷……我的姓名是約瑟・伯第。」

他說罷就走進去了。女郎驚訝地微笑着。她連回答也來不及，第二個學生就來了，接着又是第三個，第四個。那些眞摯地微笑着的孩子們接連地來，好像是沒有窮盡的一個行列，銀圓響着，花堆在桌面上，許多姓名接連地被唱出來。

女郎已經不把藍色的門票給他們了，她只是望着，她的微笑是這麼凄涼。弗利多林不能夠再忍耐了，他不能夠再抵禦這感情的襲擊了，便跑進帳篷裏去，嗚咽地對巴達查

爾師說：

「巴達查爾，我失敗了……我不能夠做歪臉……我不能夠……呵，上帝呀，我不能夠……我失敗了，」他又跑回到票櫃那里，望着，不斷地望着那潮一般湧來的青年，是那些青年，從他們的開放着的心裏湧出了這仲秋的香花。淚水已經迷了這個老賣藝人的眼睛。在他的面前一切都變得模糊起來，他甚至忘卻了他應該做個歪臉來感謝他們。然而要是他會看到那幾個正在望他的學生的眼睛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相信他已經做了最感動人的歪臉，他用了最甜蜜的快樂愛撫着那些正在看他的年青人的心。

然而不僅是弗利多林一個人竭力在忍住他的眼淚。拉伯呆也覺得有什麼東西阻塞着他的咽喉。他事前完全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儀式。這一定是那個無賴的小保羅想出來的。這一定是小保羅的主意。他突然抓住了保羅·巴可的手臂。

「呵，小保羅，這樣並不好……完全不好。小保羅，親愛的，……你的這種安排眞是叫我十分難過，但願上帝保佑你，讓他來報答你的這舉動能。……然而我……我……小保

羅！……」

「唔，好朋友，你有什麽事情？」

「我旣沒有花，也沒有……銀圓。我只能夠得着二十個銅子。便是這二十個銅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爲杜德兒婆婆說過如果當二十銅子的錢眞有着靈魂的話，那麽我們就應該把牠看得更貴重些。……我好害羞！呵，多麽害羞……小保羅，現在我走了……我走了……」

「你就要走？我不知道你要到什麽地方去！唔，如果你現在就走，那個小姑娘會把她的亮眼睛哭腫的。……留在這里罷！現在只剩了我一個人，我要陪你到她那里去，你什麽也不要管！難道我不算得是你的朋友嗎？我們一塊兒去，現在我不要聽你的一句爭辯的話！」

學生們像桶裏的青魚一般在帳篷裏擠動着，可是每個人的眼睛都向着門口望。每個人都捺不下好奇心。兩個相愛着的拾得的孩子的遇合。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大祕密，因

為保羅·巴可瞎瞎地把牠告訴給每個人了。巴達查爾師懷了微笑的心站在他的小桌子後面，卻忘記了依照他的理論說來，這一切只不過是個——外表。他想，但願上帝保佑那些青年，他們給秋天變來了春天。從青年的心裏流出來了更多的奇蹟，比從每個出色的魔術師的杖下流出來的更多了不少。

保羅·巴可挾着他的朋友的膀子走到票櫃前便站住了。女郎和學生互相望着。從他們的眼光裏交換了真摯的招呼，可是他們的嘴唇卻閉着。他們兩個忘了自己地互相望了許久。他們都沒有看見保羅·巴可塞了一張十圓的鈔票在那銀圓堆裏。他一個人有運氣這樣做。他的父親是城裏最有錢的，是一個蒸汽磨坊的主人。

「我沒有給小太陽兒帶了花來，」保羅·巴可開始說，「我卻帶來了一個溫暖的朋友的心。……請你珍愛牠罷，因為牠值得你的珍愛。」他說着便把拉伯采輕輕往前面一推：「喂，好朋友，現在你說罷。」

學生彎了身子鞠躬，他紅了臉一直紅到額角，他做得十分拙笨，好像他一生從沒有

這樣做過。

「我是亞當・拉伯采。」

「亞當？」女郎驚訝地問。

「是的，亞當……這個名字並不十分好。」

女郎害羞地低聲介紹自己道：

「我的名字是夏娃。」

「夏娃？」學生似乎虔誠地念着。

兩個拾得的孩子的手在畏怯的握手裏接觸了。保羅・巴可喝采地叫起來：

「萬歲！」

帳縫裏的學生們大聲響應着。

「萬歲萬歲！萬歲！」

保羅・巴可帶着笑容插身在這一對情人中間。

「讓我也來報告我的姓名。我是保羅•巴可……人家只叫我做小保羅，小太陽姑娘。」

那些趕市的羣衆早已集在帳篷前面了。這一大羣閒蕩的人使學生們有些討厭，巴可便轉身對弗利多林說：

「唔，弗利多林師，快些表演罷！」

學生們設法在那狹小的地方裏安插下了。拉伯朵留在門邊。從那里他可以安穩地看見小太陽兒在那些花朵中間，她的名字叫夏娃。兩個拾得的孩子甚至不能夠有別的名字，只有亞當和夏娃。很自然的事情！

表演開始了。巴達查爾師的聲音略略有點戰抖，然而靠了他的本領，他居然在他的聽衆中獲得了不少的讚美。弗利多林，那個丑角，拚命賣氣力，他竭力在戲謔，在開玩笑，顯得他是一個不可竭盡的滑稽的泉源。年青人的心本是知恩的觀衆。於是在巴達查爾師的帳篷裏拍掌喝采聲像春雷般地響了起來：這是那兩個老賣藝人的努力的最美麗的

報酬。

完全意料不到地，學生裏面有一個人大聲提議道：「請小太陽姑娘出來表演！」其餘的學生贊同地響應道：「請她出來！」巴達查爾師顯出有點爲難的樣子，他不得不來宣布，小太陽姑娘並不會表演，她只知道做飯，洗補衣服。巴達查爾師這樣宣布了，使得學生們非常掃興，然而就在這時候女郎卻在門口出現了，她微微戰抖地低聲說：

「一首小詩，爺爺，倘使諸位中學生先生允許的話，我唱一首小詩?!」

好呀！當然的！請唱給我們聽！」熱烈的叫聲鼓舞地響起來。

女郎穿着她的那一身樸素的新衣服站在學生們的面前。她的臉色因了激動變得像雪一樣地白，但是爲了表示她的感謝，她卻不得不有點表演來給那些好心腸的中學生先生們開心。而學生們又熱烈地用拍掌喝采來報答她的勇敢。

女郎的聲音低低地，微微顫動地唱着開始的幾行詩句：

清晨，林中靜寂無聲……
秋氣低誦着葬歌，
蕩漾在全自然裏。

拉伯采喫驚地認出這是他自己昨天早晨寫的小詩。他也被激動抓住了。寫詩的人因了成功歡喜得戰抖起來。女郎的聲音愈過愈有力，她的唱誦愈過愈是繪聲繪色。她唱完了第一節，她的整個的心都在字句裏面歌唱了。那兩個老賣藝人眼裏充滿了快樂地互相望着。學生們被這悒鬱的抒情詩的情調控制了，他們屏着呼吸地注意聽着。

唱到最後三句時女郎的聲音突然變了，那個年青的心的哀求在那裏面哭了起來，像虔誠的悲聲禱告那樣，感動了聽衆的心。

秋呵，你是死。夏纔是生。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
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熱誠從那些感動的學生中間爆發出來。他們拍掌，喝采，叫喊，歡呼，要求。

「再來一個！」

女郎把手伸給拉伯采，驕傲地，快活地指着那個紅着臉的學生說：

「他寫的……是的，諸位中學生先生，他寫的。……我昨天早晨在樹林裏看見他寫的……」

保羅・巴可的深透的聲音壓倒了別人的叫喊。

「孩子們，你們聽見嗎？是他寫的！……亞當・拉伯采寫的，……好朋友，到我這里來，讓我來接吻你！……孩子們，這個眞正是美麗的，偉大的，……『秋呵，你是死。夏纔是生。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小太陽兒再把這首詩給我們唱一

遍罷！……孩子們，現在是春天，卽使一百個巴南約席先生斷定說今天是十月十一日，現在依舊是春天！」

學生們圍着拉伯朵，不停地握他的手，稱讚他。女郎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但是她覺得她現在和他在同一條路上走着。她想，要是永遠和這個中學生先生一塊兒走，而且盡力去幫助他成功，那是多麼好的事情：這個思想溫暖了她的心。中學生先生寫詩，賣藝人的女兒夏娃唱詩。

拉伯朵忽然被一個念頭鼓舞着，便跳到凳子上面去。他的面頰發了火，他的心熱烈地跳動着。他充滿了感激的思想。他想，把感情傾出來罷，因爲牠要爆烈了！

「孩子們，親愛的朋友們，」他開始說，他的聲音淸晰地響着，像銀鈴一般，「我感謝你們今天的擧動。我感謝你們打開了你們的心，把牠的暖熱分給了這兩個被命運摧殘了的老年人。今天是個節日，孩子們……」

「是的，是的，節日。……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美麗的星期日，」弗利多林帶哭聲說。

「孩子們，是的，我的生命的節日，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給了我這個恩惠。但願上帝報答你們！看着親愛的朋友，便是在這黑暗的帳篷裏也有着小太陽，也有着溫暖的愛，絢爛的春天。……孩子們，現在是春天，不管在外面樹林中的枯葉說些什麼，現在依舊是春天。」

「是的。是這樣！小太陽姑娘萬歲！萬歲！」

「萬歲！」拉伯采的叫聲把衆人的歡呼壓倒了，「而且祝那個收養孤女的老丑角弗利多林萬歲！還有那個愛護地把自己的麵包分給他們兩人的巴達查爾師萬歲！他們大家萬歲！」

如雷的萬歲聲和喝采聲響徹了這個窄小的帳篷。一羣好奇的人擁擠在帳篷四周。那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想一定是學生們玩得很高興，那表演使他們很開心。

弗利多林跑上了站臺，在市集的鬧聲中大聲報告道：

「各位，今天是節日，今天是節日。……春天來了。……下一場的表演不要錢，誰都可

以進來。……太太們，先生們，請罷，巴達查爾師已經在等候你們了！」

五　兩個拾得的孩子

趕市的人已經很稀少了。那些賣東西的小商人開始在收拾貨物。明天在離這里的第三個村鎮裏有一個大節日，星期日在那縣城裏又有一個市集。他們得快快地收拾好，或是坐馬車或是搭火車到那地方去。

巴達查爾師和弗利多林默默地坐在帳篷裏。他們的沈默比話語更會說。他們用眼光在問答着。女郎坐在外面的一把小椅子上，望着那通到黃屋子去的路。她的嘴唇帶哭地戰抖着，卷曲着。呵，市集已經完了！然而她並不是在想那散市。對於她，市集從來沒有散過，不過地方變換着罷了。今天是在這里，明天又在另一個地方。她生活在永久不會散的市集中。

風給她吹來了鄰近的樹林的秋氣。她想站在那樹叢後面偷看着寫詩的中學生，那是多麼好的事情！那一幅昨天早晨的回憶的圖畫在她的眼前顯現了。從那時候起就已經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在她的心靈裏又奏起了小夜曲，過後是那麼多的花，那麼多的中學生，喝采，分離……是的，不告別的分離。也許他甚至想不到那長時間的握手就是無言的告別。明天在倫克伐瓦有個大節日。一點鐘以後爺爺和弗利多林就會拔起帳篷杆子，放在車子上，搭夜班的火車走了。明天一大清早就在新的地方搭起新的帳篷。她的心開始疼痛起來，捺住的哭泣折磨着她。

一個思想突然來到她的腦裏：「去和那個中學生再見一面罷。」即使不見他，至少也得見他住在裏面的那所黃屋子。……從窗戶看進去，帶着戰抖的心最後一次地偷看着，敲窗上的玻璃，便跑開了……永遠跑開了！敲窗戶，這就是告別。怦怦！怦怦！她要依照自己的心跳去敲窗。呵，這顆心，牠現在多麼痛！

在帳篷裏弗利多林開始打破了沈寂。

「究竟今天走，還是明天？」

這意思是問他們到倫克伐瓦去趕大節日呢，還是去趕縣城裏的市集？巴達查爾師恰恰也在想這個問題。今天走比明天走要好一點，然而他不敢決定。

「須得去問問她。」

「是的，至少去問問她，纔是正理。他們還沒有告別。……他們是應該互相告別的。」

「但是也許她不願意……」

「什麼？她不願意什麼？」

「誰知道？也許不再見面就這樣不告別走了，還更聰明些……」

「不錯，眞的。也許不告別還更聰明些。好，老朋友，那麼我們就收拾罷！打開那個大箱子！」

他們便開始收拾。弗利多林笨拙地做着。巴達查爾師把箱子的底板望了許久。

「弗利多林，你知道現在我們在埋葬嗎？這個箱子就是棺材。」

弗利多林並不答話，卻只顧望着那個箱子，也許在他一生裏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永久漂泊的苦痛。然而今天走比明天更聰明些。他小心地摺了進口處的簾帷，放進箱子裏面。

女郎從外面走進來。她的臉色蒼白，她的眼睛在燃燒。她呆呆望着這兩個默默地收拾着的老年人，她的心出血了，牠在掙扎，牠發出痛苦的呻吟：中學生先生，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再見了。爲什麽我們先前應該遇着呢？拾得的孩子是不應該遇在一塊兒的。……她走到票櫃桌子前，把那些中學生先生送給她的美麗的花拿起來挾在手臂裏。

「爺爺，我現在出去一趟。」

巴達查爾師和弗利多林驚懼地轉身去看她。兩人齊聲問道：

「你到什麽地方去？」

「我出去……我把花拿出去。我走得不遠，只到路旁的十字架那里。……我馬上就回來，幫忙你們收拾東西。……我只要把我的花放在十字架脚下，我馬上就會回來。」

她的聲音遲鈍而平板，她的眼裏沒有淚。那兩個老年人同意地答應了……他們望着漸漸去遠了的女郎的背影。

「巴達查爾，明天走，不是更聰明嗎？」

「不是這樣，弗利多林，更好還是今天走。而且不論是今天走或明天走，都是一樣。」

那兩個彎背的老賣藝人又開始默默地收拾着。弗利多林在幻想，巴達查爾師在玄想。住在帳篷裏並不好。現在正是應該停止這到處漂流的時候了。在這帳篷裏甚至小太陽兒的暖熱也死去了。那孩子已經變成了少女。唉，抛開這徒然的幻想罷。賣藝人的女兒的命運就是在市集的帳篷裏。將來會有一個強壯的馬戲班男子來……一切都會安排得很好。有學問的少爺要小姐纔配得上，賣藝人的養女是不配的。這就是眞理。至於羅漫諦克的事跡，那是只有小說家纔想得出來。然而那個中學生也可以來告別。為什麼不應當告別呢，既然他們已經遇着了？

箱子已經裝滿了一半。弗利多林像平常那樣機械地陸續取下那些陳設品，巴達查

爾師收拾着，不停地收拾着。

「巴達查爾師，我可以——」出乎意外地學生的聲音在他們後面響起來。

他們驚喜地囘過頭去看他，短時間的微笑掠過了他們的臉龐。好，他畢竟也來告別了。

「巴達查爾師，我可以問夏娃在什麽地方嗎？」

「她到路旁的十字架去，把她的花放在那里。」

「我去追她囘來，你們三個都到我們那里去……杜德兒婆婆預備了很好的晚飯。我們一塊兒玩過這一晚。今天是個節日，弗利多林爸爸，是嗎？……然而什麽？你們在收拾？也許你們現在就——」

學生惶亂地向四周看。難道已經完結了嗎？他先前簡直不曾想到這個不久就會完結的。難道他們一走，一切就會跟着完結嗎？不，不，不！

「我們今夜走……明天在倫克伐瓦有個大節日。」

「巴達查爾師，你們就要走了？呵，天呀！」

「我們不得不……這里很美麗，美麗到使人不能夠忘記，但是我們在這個小城裏得不到更多的麵包。……春天裏我們要回來趕那個大市集……大概是這樣。」

「大概……春天裏……那個春天什麼時候纔會來呢？也許永遠不會來！」

他差不多要哭了。

巴達查爾師很可憐這孩子，他走到他的身邊，安慰地撫着他的肩頭，他很想說幾句話，但是他自己卻也覺得那個春天也許永遠不會來的。他實在不能夠對這孩子說這樣的話！

「夏娃到十字架那里去了……你快去找她，去駭她一跳……去和她談話！」

學生埋下了頭，他在和那個闖進他心裏來的痛苦掙扎。難道巴達查爾師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嗎？他很容易看出他的苦痛來，然而他不——難道春天眞個永遠不再來了，永遠只是秋天，秋天嗎？

弗利多林以爲那兩個孩子會談得很久，一直談到晚上，那麽小太陽兒很容易受涼。

他便把她的新大衣遞給學生。

「把這個也帶去罷！這是夏娃的新大衣。我們今天給她買的。不錯，眞的！她還有新鞋子，暖熱的帽子，然而那些只能夠在冬天裏用……」

學生接過了大衣，就默默地大步走了。弗利多林望着他的背影，一面喃喃地低聲自語着：

「弗利多林爸爸……他對我說：弗利多林爸爸。……便是夏娃也從沒有對我這樣說過。生活是多麽愚惷！……巴達查爾，你聽見嗎，他叫我做弗利多林爸爸。」

「是的，我聽見的。……編造幻夢而且爲着幻夢生活的孩子。……他一生永沒有幸福。他的心時時要流血，或者爲自己，或者爲別人。」

「但是我們的小太陽兒呢？她以後會怎樣呢？」

「弗利多林，我不知道，不過我卻覺得她會永遠保留着美麗的春天的回憶，便是在

她將來撫養着馬戲班男子的兒女的時候，那個美麗的回憶也不會消滅的。」

「你指的哪一個馬戲班男子？」弗利多林驚訝起來，他差不多帶了惶恐的樣子看着他的朋友。「你想我會把她嫁給某一個馬戲班的男子嗎？呵，決不！把這樣的公主嫁給一個馬戲班的男子？」

「然而，弗利多林，如果她要留在我們中間的話，她就只好嫁給馬戲班的男子……她應該留在我們中間，因爲我們分麵包給她喫。不過她會保留着一個美麗的回憶。你看，我就是因爲這個緣故，纔把中學生差到那里去找她。爲了一個幸福的外表，這就可以抵賞以後的許多醜的外表了。」

弗利多林差不多絕望地，固執地迷戀着那個幸福的外表。至少應該給他，給他們留着一點希望。特別是他的衰老的心需要牠來做安慰。

「你說過春天裏我們要回來趕那個大市集。」

「那個春天還離得太遠。靑年人的心是很飢渴的。他們嘗到了初戀的甜蜜的滋味

以後，因爲不能忍耐，就會在每一個接近的人身上去找尋那第一個愛人。這就是爲什麼女人柔弱，男人輕浮的原因。只有那些被初戀結合起來的男女，只有他們纔會偕老到白頭。在一千對男女中間只有一對會這樣成功的。爲什麼他們恰恰應該是例外？」

「爲什麼他們就不應該是例外？」

「唔，弗利多林，你忘記了，那一個正受着上流人的教育，這一個不過是普通的賣藝人的姑娘。那一個將來會做老爺，這一個不過做馬戲班男子的婦人，因爲瓦盆配不上金匙。」

這兩個老人又不作聲地去收拾東西了。當他們正要動手取下帳篷布的時候，弗利多林忽然帶了迷信的躭心說道：

「但願他們不要互相贈送鬆髮來做紀念。……但願沒有這回事！」

「爲什麼呢，弗利多林？」巴達查爾師忍不住微笑了。

「因爲贈送鬆髮不是好事。……贈送的鬆髮會永遠把那贈送的人分開。我很知道。

我從前常常得着我的情人的鬆髮，所以我到老還沒有女人。」

巴達查爾師不覺大聲笑起來。

「弗利多林，弗利多林，好像你從來不曾照過鏡子，再不然你就是在吹牛，拿這個無足輕重的鬆髮來給你解嘲。哈哈哈！」

「你譏笑我也沒有用，」弗利多林氣忿地回答道。「贈送鬆髮不是好事。唔！你懂得嗎？贈送鬆髮就是表示分離。我很知道。唔！」

「自然這就是表示分離，因爲人家在分別時纔贈送鬆髮。人家就贈送牠們來作紀念。」

「但是希望這兩個不要互相贈送那樣的紀念品！唔！不要激我！好像你很願意看見他們永遠分開，看見我們的小太陽兒哭壞了眼睛，看見那個中學生因愛的飢渴而死。你好好地記着：他們不會互相贈送鬆髮的。唔！現在讓我安靜着罷，不要再吵了！」

巴達查爾師溫和地譏笑着他的這個帶有羅漫諦克的氣質的伙伴。想不到這個老

頭兒居然也和那個中學生是一樣地迷信。然而最好還是盼望他們不要贈送鬈髮做紀念罷，因爲這樣弗利多林就會永遠保存着他的希望，想着那兩個孩子有一天還會成爲夫婦，同時那個中學生也不會被一個思想折磨着，以爲初戀的幻夢將因了那兩束鬈髮而成爲泡影。

箱子裝滿了。巴達查爾師便坐上去，把牠壓緊。

「弗利多林，來把箱子鎖上，不要傷心了！他們一定不會贈送鬈髮做紀念的。」

「你怎樣知道呢？」

「他們沒有帶着剪刀在身邊。……正在初戀的當兒還不會發生互相扯頭髮的事情。」

巴達查爾師忽然張口大笑了。弗利多林忘卻了氣惱，也跟着他笑起來。巴達查爾師揭下了他的朋友的頭上的帽子，大聲笑着，一直笑到淌出眼淚。

「老朋友，好像女人們把你的鬈髮連根拔去做紀念去了！……哈哈哈！你從前一定

是個像冬綏那樣的風流的美少年，是不是？」

這兩個老人笑着，大笑着。突然間巴達查爾師的快樂被什麽東西阻止了。這是學生的蒼白的慘痛的面孔。他差不多是跌進帳篷裏面來的。

「夏娃在什麽——什麽地方？她不在十字架那里。我在那里只找到她的花，卻看不見她。過後我又跑進樹林裏去，不斷地喚她的名字。她並不囘答。我囘來時又不曾在路上遇見她。巴達查爾師，她囘來了嗎？」

兩個老賣藝人的心都被恐懼壓住了。天呀，她會到什麽地方去了呢？她不會對自己做什麽不好的事情罷？然而爲什麽會呢？沒有人使她傷心。後來還是巴達查爾師第一個恢復他的安靜的態度。

「沒有什麽不好的事情。大家不要馬上就害怕起來。她也許是進城去僱車子來運行李。」

「是的，是的……也許是這樣的，」弗利多林也安靜了自己。「然而我要去接她。」

「去接她?但是走哪一個方向呢?」

「走哪一個方向?到馬車夫那里去,而且你,巴達查爾,你就到十字架那里去。」

「爲什麼呢?」

「不錯,眞的,爲什麼呢?我想她也許會留了一張紙條在那里。今天下午她在寫字,但她把身子俯得很近,使我不能看見她在寫什麼。……呵,我最愛的小太陽兒,你怎樣了?」

「弗利多林,不要去想像那些蠢事,安靜些罷!我們且等着!她說過她不久就會囘來的。」

「眞的,她說過這樣的話,但是現在她已經去了這麼久,還不見囘來。……時候已經到了。」

他們勉強鎭靜地等着。弗利多林的話割着學生的心。他的忍耐不久就完結了。他跑到路上去,在那里大聲叫起來。

「如果夏娃有什麼不好的話,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我這個人了!」

他跑着，他不加思索地拚命向着十字架那里跑去。也許紙條還留在那里。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他並不曾有過片言得罪了她，他並不曾對她說到過他的愛情，那兩個老人也不曾責備過她。那麼她爲什麼要對自己做什麼不好的事情呢？……爲什麼呢？難道因爲她只是個賣藝人的養女，他是個學生，她就以爲因了這個小事，他們便不能彼此相愛，便不能結爲夫婦嗎？難道她不像他那樣地感覺到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這是多麼美麗的一件事情嗎？……他跑着，不加思索地拚命跑着。

焦慮控制了那兩個老年人。尤其是弗利多林激動得厲害，全個身子都戰抖起來。巴達查爾師竭力使他安靜，然而他自己的鎮靜也只是表面的。

「我要到馬車站去，」弗利多林開始說。「她一定到那里去了。」

他便拔步走了，但是在帳篷門口他就遇見女郎回來。一陣突然的快樂占有了他，他厲聲對着她叫起來，使她駭得面孔發白。好像她的面孔已經因了別的事情發白了，現在不過是兩隻眼睛恐懼地睜大起來。

「夏娃，你到什麼地方去了？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害羞地埋下頭，一面說：

「在十字架那里。」

「說謊！你很久就離開那里了。你在什麼地方？」弗利多林的聲音裏依舊帶得有先前的激動，這個調子傷害了女郎的敏感的心。她並沒有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別人從來不曾這樣地對她說話。

「你為什麼對她亂嚷？為什麼要駭她？」巴達查爾師說，然後轉身向着她：「你一定是到馬車站去了，是不是？」

巴達查爾師的溫和的樣子使她恢復了鎮靜的態度。

「爺爺，我不是到那里去。……我在樹林裏。」

「還到什麼地方呢？」

「我走到那個中學生的窗前，走到那所大黃屋子，我輕輕敲着他窗上的玻璃。」

「你輕輕敲着玻璃？」

「爺爺，不過敲了幾下，很輕。怦怦，怦怦……像我的心跳那樣。……應當去告別，是嗎？」

這兩個老年人互相望着，微笑了。自然，應當去告別。那個中學生也來告別了，那麼誰使他們兩個不遇見呢？這就是生活。兩顆心互相追求，在那許多的外表中間，牠們還沒有把彼此找尋回來。

「好，那個中學生開了窗嗎？」弗利多林帶笑地問，一面向着巴達查爾師霎眼。

女郎憂鬱地搖頭說：

「我敲得很輕。……我不願意他聽見。我和他告別，好像一隻候鳥向善人告別那樣，夏天裏牠在那個人的屋簷上常常找到麵包屑喫。那隻小鳥也是輕輕敲着玻璃，過後就飛起走了。那個善人用不着知道小鳥兒敲過了他窗上的玻璃。」

「但是，小太陽兒，我們的親愛的小鳥兒，」巴達查爾師感動地說，「那個善人卻實在在追着這隻鳥兒。他剛纔兩次拚命跑到十字架那里去。」

女郎的面頰突然快活地發紅了。

「爺爺，眞的，他尋過我……他尋過我嗎？在路旁的十字架那里嗎？……」

女郎便向着那條路跑去了。她的頭髮披散着，好像在空氣裏游泳，她跑得這麼快。弗利多林帶着幸福的微笑說：

「唔，他們兩個好好地在賽跑。」

「是的，他們賽跑着去追尋那個美麗的幻夢……他們跑着，因爲他們還相信可以把夢的鮮花種植在生的石子充塞的瘠土裏。」

「巴達查爾，倘使眞是可以的呢？……只願他們不要互相贈送鬈髮！」

「我已經對你說過他們沒有翦刀，而且一對愛人是不會把頭髮連根拔下來贈送的。」

六十月十一日

馬車開始走了。弗利多林坐在車夫旁邊，巴達查爾師躺在箱子上面仰望着天空。學生和女郎手牽手地跟着車子走。他們到火車站去。靜寂統治了那塵土飛揚的馬路，只有未塗油的車輪在哭着，哀訴着。

走過十字架時學生揭下了他的帽子。女郎畫了一個十字記號，她回頭望着。

「這許多菊花多麽美麗，多麽新鮮！」

「到明天牠們就要凋殘了，」他說。「到明天所有的花都會枯萎了。」

女郎不答話，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緊。學生擡頭去望天空。

「星兒閃耀得多麽美麗。」

「從明天起牠們就不會這樣地閃耀了，」她呻吟道。「從明天起天上再也看不見星兒了。」

學生把她的手拉到了嘴邊，但是他並不吻牠，卻只用嘴唇去愛撫牠。

「夏娃，你的手多麼小，多麼精緻像天鵝絨那樣地白！牠這樣地戰抖着……呵，我眞想把我的心放在那里。」

「牠眞正是在那里，我是這樣覺得。你的手在撫摩，就好像你把你的心也放在那里了。」

學生的眼光遇着了路旁的一株大樹。

「夏娃，你看，那株蘋果樹……我們的蘋果樹……你以後會記起牠嗎？」

「我要記着你的心在牠下面給我的幻夢。呵，牠是多麼美麗，多麼使人不能夠忘記。」

「是的，夏娃。很美麗的幻夢。我們把這蘋果樹夢作了生命樹。……」

「我的手從那樹上摘下了長生果。」

「就像在聖經裏那樣。」

「就像亞當和夏娃在聖經裏那樣……」

「我們夢着我們已經永久結合了。幾千年又在我們的青春上面過去了，不留一點痕跡，地上已經沒有人生活着了，只有我們。是的，只有我們和春天是永不會過去的。對於我們，自然是活着的，衰老的大地變做了長春的樂園。對於我們，對於這喫了生命樹的果子的最後一對人……這最後的一對人：亞當和夏娃。……這是多麼美麗的夢！」

「是的，很美麗。我們的心織出來的。」

「將來我要把這個題目寫成詩。我要寫出音韻鏗鏘的詩句來詠牠，博得榮名來贈給你，夏娃……只贈給你，我至愛的。」

「我要誠實地保守着牠，呵，我要怎樣地保守着牠！……但是為什麼要說那個呢？在蘋果樹下做的夢是永不會實現的。」

這個疑惑使得學生很不舒服。

「夏娃，難道你不信賴我嗎？你不相信我心裏的純潔的愛情嗎？」

「但是我信賴你，相信你，就像我信賴自己，相信自己那樣，不過我不相信生活。」

學生驚惶地看着她。他喑喑地接連念了幾次：「我相信你，不過我不相信生活。」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這是那個消滅掉一切野心的可怕的眞理嗎？或者還只是個秋天的晚風所引起的小小念頭？

「夏娃，你怎麼可以說那樣的話……？」

「因爲我覺得，我知道。……這個幻夢會消滅的，和那個關於我的會說話的小玩偶的幻夢一樣。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女孩。弗利多林在馬戲班裏做戲。有一次他帶我進城去看那些陳列貨物的玻璃窗櫥。在某一個商店裏有一個穿紗衫的小玩偶很使我喜歡。我們進去了。呵，那個玩偶眞好看！牠能夠閉起眼睛，而且倘使人揑牠的背，牠就說『爸爸，媽媽。』可是弗利多林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買到牠，他便勸我道：『就不要買罷，那麼你甚至會覺得比買了來還更可愛！』從這一天起我就把那些先生們和太太們給我買糖果的錢積蓄起來，我每天把這小數目數三次，每個下午我就跑去看我那個陳列窗櫥裏

的小玩偶。後來錢差得不多了。弗利多林答應給我補足餘數，我們就一塊兒去買我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去實現我的幻夢。呵，我多麼激動地跑進那家商店去，恰恰在那時候，一個店員把牠包了起來，給那個穿得很闊氣的小姑娘。我放聲哭起來，哭着，大哭着，弗利多林便買了一個腫臉的壞玩偶來安慰我。這許多個星期以來我夢想着，積蓄着，忍了一切暫時的享受，只為的是要得着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可是牠給別一個小姑娘拿走了。……現在的這個美麗的幻夢也會像那樣地消滅的。不管我怎樣為着牠奮鬥，到後來總是別一個人把我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拿走；生活另外擲一個腫臉的壞玩偶來滿足我。」

痛苦的思想割着學生的心。他甚至找不出話來安慰自己，只是緊緊地握着她的手，好像他永遠不想把牠放掉。她的手被捏得拘攣地發痛，然而她並不把牠從他的緊握中掙脫。手發痛，也並不要緊。只為了在那幾分鐘裏，她可以覺得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還在她的手中，就只為了那幾分鐘的光陰，便拿痛苦來作代價，也是愉快的事。

車子在他們前面停住了。這時候他們纔發覺已經到了火車站。呵，時間這樣短！不久人就要把箱子和帳篷杆子運到火車裏去，過後……過後呢？過後又有什麼事情呢？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慘痛的事情，他們至多還有半個鐘頭的時間。

巴達查爾師和弗利多林幫忙着車夫把車上的東西搬下來，這時候學生和女郎便走上了石階。他們在凳子上面坐下來，默默地坐着，身子緊緊偎着，手揑在手裏。他們不敢把手放開！他們一旦把手放開，那麼一切美麗的東西都會過去了。便是幻夢也會死了。

弗利多林走到他們的面前，把車票遞給夏娃。

「十分鐘以後火車就到了，……而且……叫我怎樣說……是的，親愛的中學生先生，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你的維持，保護和……春天裏我們回來的時候，因為春天裏我們要回來的……」

「是的，」學生用遲鈍平板的聲音說，並且伸出手給弗利多林，「弗利多林爸爸，再會罷，上帝保佑你們大家！」

弗利多林的眼裏落了淚，他突然掉轉身子，離開這兩個孩子向門口走去，一面說：

「我不能懂得爲什麼巴達查爾總有許多話和那些站丁說……」

學生開始呻吟起來：

「十分鐘以後火車就要到了。」

「是的，十分鐘以後火車就要到了，再過五分鐘火車又要往前面去的……」

「是的，火車又要往前面去的。」

女郎的眼睛裏充滿了淚珠，學生的眼睛卻是乾燥的，牠們不動地望着一架去了的轉轍器的燈光。

「你們會回來嗎，夏娃？……春天裏你們會回來嗎？」

「回來的！」

「你發誓？」

「我發誓！」

火車頭的叫聲在黑夜裏突然響起來，像慘痛的哀號。學生又一次用他的嘴唇來愛撫女郎的手。

「夏娃，你以後要給我寫信嗎？……你要寫信，是嗎？寄到柯利斯伐街，亞當・拉伯采收……」

女郎把她的另一隻閒着的手伸進衣袋去，過後帶了一種憂鬱的微笑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

「我已經寫了……今天下午表演完畢以後……連郵票也已經貼在信封上面了。好，拿去罷！」

「你給我寫些什麼話？」

「你自己說過的話。……你把牠表現得那麼美麗，我決不能夠像你那樣表現出來的……」

火車到了，發出震耳的叫聲。這個聲音殘酷地搖撼着他們的心，他們的呼吸停止了

片刻。巴達查爾師和弗利多林馬上在他們的身邊出現了。

「喂，親愛的小友，我們感謝你的好心，我們會永遠記念着你……我們的小太陽兒也會永遠記念着你……弗利多林，是不是？」

弗利多林只是點頭。學生伸了右手給他們，他的左手還握着女郎的手。

「巴達查爾師，弗利多林爸爸，」在他的聲音裏顫動着竭力捺住了的哭聲，「請你們允許我，因爲這決不是犯罪的事，……我們遇在一塊兒，像一對兄妹，像一對沒有父母的孤兒……允許我吻她一次。」

巴達查爾師點頭承認，過後就掉轉了身子。弗利多林急急走上火車去。學生的嘴唇和女郎的嘴唇融合了。嘴唇融合着，淚水共流着。

「夏娃，我至愛的小太陽兒，你要記着我！」

「亞當，我……我很……十分……」

只有她的眼光代她說完了這句話。她掙脫了她的手就跑了，去追弗利多林。學生的

手拘攣地用力抓住巴達查爾師的膀子，一面哀求道：

「巴達查爾師，你如果有好心腸的話，那麼春天裏，……明年春天裏你又會把她帶來！」

巴達查爾師深深地感動了，他望着學生說：

「是的，春天裏……春天裏我們要回來。」

火車動了。一個三等車廂的窗戶裏有一方白手巾揮舞着來表示告別。學生站着，站在那里望着，一直望到那一方手巾被黑夜吞食了以後，於是他跑出了車站，往城裏跑去。他跑着，拚命跑着，好像他想躲開他的苦痛一般。

走到市場上，他就站住了，他去尋帳篷的舊址。去了，已經離開這里了！他十分覺得他以後永不能夠快活地，帶笑地走過這個廣場了。突然間他記起了那封信，馬上就跑到街角的路燈那里去，他昨天遇見保羅·巴可就是在那地方。他撕開了信封。他用了模糊的淚眼讀着一隻不熟練的手所寫下的那些簡單的字句：

很可敬的中學生先生，我感謝那美麗的詩，那更美麗的小夜曲，那許多花；我很感謝你對我的好意，我以後要常常想起那個中學生先生，而且我現在已經知道：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在一塊兒，一面問，一面答，這裏面有什麼值得一哭的事情了。

唉，在這裏面的確有值得一哭的事情！

恭敬地問候你！

夏娃……

附啓：在信封裏我還留了一些東西做紀念。請不要爲這個生氣！

他的戰抖着的手從信封裏取出了一朵白菊花和一縷金黃色的鬈髮。白菊花，墓地的花。他因了迷信的痛苦大聲哭起來，不住地吻着牠們。

一隻手突然壓在他的肩頭上。一個熟識的乾枯的聲音在向他說話。

「朋友，那麼你果然到酒館去過幾次了。自然，現在是春天，是嗎？唔？」——

學生擡起了頭。燈光照在他的臉上。眼淚潤溼了的面龐上現着痛苦的表情，漠然望着巴南約席先生。巴南約席先生驚惶起來，在他的聲音裏流露着眞摯的憐憫：

「唔，什麽？……朋友，你有什麽事情？」

學生的嘴唇上露出痛苦的微笑。他低下頭說：

「先生，我恭恭敬敬報告現在是秋天……秋天……十月十一日了。」

人的同情趕走了教員的嚴厲，於是這個好心的監護人便說着安慰的話：

「唔，親愛的小友，擡起頭！春天還會來的……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

學生疑惑地搖着他的美麗的頭。

「像這麽美麗的春天，像這個秋天裏的春天這麽美麗的，永不會再來了，先生……永不會來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秋天里的春天　　（第四版）
作者＝尤利·巴基著　　巴金译
页数＝１４０
ＳＳ号＝１１７８２１９６
出版日期＝１９５４年０４月第４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